

杜甫年譜

劉文典 著

 雲南出版集團公司
雲南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22-10625-3



9 787222 106253 >

定價：58.00元

杜甫年譜

劉文典 著



雲南出版集團公司
雲南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杜甫年譜／劉文典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22-10625-3

I. ①杜… II. ①劉… III. ①杜甫(712~770) — 年
譜 IV. ①K825.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319056號

杜甫年譜

劉文典 著

責任編輯 尹傑 王曦雲
責任校對 余祁
整體設計 王曦雲
責任印製 陸衛華

出版發行

雲南出版集團公司
雲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市環城西路609號

社址

650034

郵編

www.ynppl.com.cn

網址

rmszbs@public.km.yn.cn

E-mail

787x1092 1/16

開本

7.5

印張

100千

字數

2013年1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版次

昆明卓林包裝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ISBN 978-7-222-10625-3

書號

58.00元

定價

目錄

序·····	(一)
杜甫年譜·····	(三)
校訂·····	(九七)
參考書目·····	(一〇七)
附錄·····	(一〇九)
謁工部草堂·····	(一〇九)
關於劉文典先生之《杜甫年譜》·····	(一一〇)
劉堯民·····	(一一〇)
後記·····	(一一一)
張昌山·····	(一一一)

杜甫年譜序

劉文典

杜甫年譜

杜工以沈博絕麗之才，生風塵瀕洞之際，早歲文章，既驚海內；暮年詩賦，遂動江關。論其風骨，實陵轢乎兩京；研其神思，突淵源於八代。洵屈、宋之遺音，風、騷之嗣響，揚子雲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者也。至若雙聲疊韻，屬對精工，俾色揣稱，鑄辭英偉。宮徵靡曼，騁八音協暢之奇；雲錦繽紛，極五色相宣之妙。是猶詞人之余事，壯夫所不為，非公絕詣也。奕葉鑽仰，沾溉無窮，韋莊有浣花之編，玉谿擅勝藍之譽，後生可畏，豈其然哉？惟宋、明以降，注釋紛紜，集翠蒙榮，榛蕪未剪。講誦所及，辭而闢之，務去陳言，獨標真諦，遊詞臆說，竝無取焉。

杜甫年譜

杜甫字子美，本出京兆杜陵，自六世祖叔毗徙居襄陽，遂為襄陽人，曾祖依藝終河南鞏縣令，遂世居鞏縣。十三世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預。曾祖依藝，唐監察御史，終河南鞏縣令。祖審言，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詩稱唐初大家。審言從兄易簡，登進士，累轉中侍御史，咸亨中吏部員外郎（《唐書》本傳。審言從父家鞏，易簡仍居襄守祖墓），亦以文章蜚聲當時。父閑，朝議大夫，兗州司馬，終奉天令。母崔氏。

玄宗開元元年，癸丑，即先天二年，七月歸政，十二月改元，（公元七一三年）公生。

正月以吏部尚書蕭至忠為中書令。二月庚子夜開門然燈，又追作去年大酺，大合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諫乃止。六月，丙辰，以兵部尚書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駿、及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置毒進於上。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懷貞、至忠、羲等於南牙舉兵應之。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閑廐馬及兵三百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召元楷、慈，先斬之，擒膺福、猷於內客省以出，執至忠、羲於朝堂，皆斬之。薛稷賜死於萬年獄。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乙亥以左丞張說為中書令。九月己卯宴王公百寮於承天門，令左右於樓下撒金錢，許中書門下五

品以上官及諸司三品以上官爭拾之，仍賜物有差。十月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下。姚元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二月改元，姚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

孟浩然廿三歲，李白、王維十四歲。

開元二年，甲寅，（公元七一四年）公二歲。

正月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子弟。七月作興慶宮。十月吐蕃復寇渭源，薛訥與戰於武街，大破之。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子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開元三年，乙卯，（公元七一五年）公三歲。

九月以馬懷素為左散騎常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西南蠻寇邊，遣右驍衛將軍李玄道發戎、瀘、夔、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并舊屯兵討之。以涼州大總管薛訥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仆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以討突厥。

開元四年，丙辰，（公元七一六年）公四歲。

二月吐蕃圍松州，都督孫仁獻襲擊於城下，大破之。六月睿宗崩。十月葬於橋陵，以同州蒲城縣為奉

先縣，屬京兆尹。十二月姚崇罷，宋璟兼黃門監，蘇頌同平章事。

開元五年，丁巳，（公元七一七年）公五歲。

二月上以關中不稔，幸東都。九月改紫微省依舊為中書省，黃門省為門下省，黃門監為侍中。十二月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廿人同刊正，以左散騎常侍褚無量為之使，於乾元殿前編校群書。是年晁衡自日本來。（《唐書》及《會要》作朝臣仲滿）

公嘗至鄆城，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曰：『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鄆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錢箋：『「三載」一作「五載」。詩云「五十年間似反掌」，自開元五年至大曆二年，凡五十一年。』

開元六年，戊午，（公元七一八年）公六歲。

正月敕禁惡錢，京城紛然。十一月車駕至西京，吐蕃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李邕除硤州刺史。

開元七年，己未，（公元七一九年）公七歲。

六月吐蕃復遣使請親署誓文，上不許。十月辛卯幸驪山溫湯，癸卯還宮。是歲置劍南節度使，領益、

彭等廿五州。

公《壯遊》詩云：『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云：『學詩猶孺子』，《進鵬賦表》云：『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

開元八年，庚申，（公元七二〇年）公八歲。

正月宋璟、蘇頌罷。弛錢禁，惡錢復行。命右散騎常侍元行沖整比群書。十一月突厥寇甘、涼等州。

杜甫年譜

開元九年，辛酉，（公元七二一年）公九歲。

九月張說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一月國子祭酒元行沖上《群書四錄》，凡書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十二月太史上言《麟德曆》浸疏，命僧一行更造新曆。（《大衍曆》）梁令瓚造黃道遊儀。姚崇卒。

公《壯游》詩云：『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開元十年，壬戌，（公元七二二年）公十歲。

正月命有司收公廨錢，以稅錢充百官俸，收職田。四月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奏罷戍兵廿餘萬還農，請召募壯士充宿衛。

開元十一年，癸亥，（公元七二三年）公年十一歲。

正月車駕自東都北巡。四月張說為中書令，置麗正書院，^{【三】}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十月幸驪山，作溫泉

宮。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元結生，崔顥登進士第。

開元十二年，甲子，（公元七二四年）公十二歲。

開元十三年，乙丑，（公元七二五年）公十三歲。

二月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餞於洛濱，供張甚盛。十月作水運渾天成。十一月封泰山，加內外閑廐使王毛仲開府儀同三司，幸孔子宅致祭。十二月車駕還東都。是歲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

開元十四年，丙寅，（公元七二六年）公年十四歲。

四月張說罷，太子太傅岐王範薨。七月灋水暴漲入洛，損諸州租船數百艘，米十七萬二千八百石。懷、衛、鄭、汴、滑、濮大雨，^{【四】}人皆巢居，死者千計。是歲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

九千七百一十二。九月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以唐兵三萬戍之。

《壯遊》詩曰：『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開元十五年，丁卯，（公元七二七年）公年十五歲。

正月涼州都督王君奭破吐蕃於青海之西，上由是益事邊功。九月與突厥於西受降城為互市，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由是國馬益壯。閏月車駕發東都，十月至西京。十二月令諸道及關中兵十餘萬人集會州防，伺虜入寇。乙亥上幸驪山溫泉，丙戌還宮。徐堅等撰《初學記》成。（《唐會要》）

《百憂集行》曰：『憶昔十五心尚孩，健為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

杜甫年譜

開元十六年，戊辰，（公元七二八年）公年十六歲。

正月宇文融為戶部侍郎，充河南北溝渠堤堰決九河使，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八月左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下。十二月敕長征兵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

開元十七年，己巳，（公元七二九年）公年十七歲。

二月丁卯，嶺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三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諱攻吐蕃石堡城，拔之，更命石堡城曰振武軍。八月癸亥，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宋璟為尚書右丞相。

開元十八年，庚午，（公元七三〇年）公年十八歲。

三月，復給京官職田。六月，洛水溢，溺東都千餘家。十月，吐蕃復款附。時上頗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五】}十一月，張說薨。

開元十九年，辛未，（公元七三一年）公年十九歲。

正月，王毛仲貶灤州別駕，至永州，追賜死。吐蕃求《毛詩》、《春秋》、《禮記》。九月，請於赤嶺為互市，許之。十月上幸東都。

公遊晉至郇瑕，（今山西猗氏縣）^{【六】}《哭韋之晉》詩曰：『悽愴郇瑕地，差池弱冠年。』^{【七】}《酬寇侍》詩曰：『往別郇瑕地，於今四十年。』

開元廿年，壬申，（公元七三二年）公年二十歲。

二月信安王禕大破奚、契丹於幽州。六月遣范安及於長安廣花萼樓筑夾城至芙蓉園。九月牛仙客為河西節度使。十月上發東都，幸潞州至北都。十二月還西京。是歲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

公遊吳越。《壯遊》詩東下姑蘇，渡浙江，遊剡溪，當在是年。《進三大禮賦表》云：『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

杜甫年譜

開元二十一年，癸酉，（公元七三三年）公年二十一歲。

【八】

二月韓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宋璟致仕歸東都。十二月韓休罷，張九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分天下為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劍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嶺南，凡十五道。

公遊吳越。

開元二十二年，甲戌，（公元七三四年）公二十二歲。

正月帝幸東都。五月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平章事。二月韋濟薦方士張果，八月請歸恒山，詔果

為光祿大夫。十二月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傳首東都。

公遊吳越。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公元七三五年）公年二十三歲。

帝在東都。十二月冊故屬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玄宗注《老子》并修義疑八卷，製《開元文字音

義》頒示公卿。（《唐會要》）

公自吳越歸東都，貢舉不第。《壯遊》詩曰：『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獨辭京

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本傳：『應進士，不第。』按唐初考

功郎掌貢舉，開元廿四年考功郎李昂為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徙禮部，以侍郎主之，則公下考功第

當在是年。

開元二十四年，丙子，（公元七三六年）公年二十四歲。

三月移考功貢舉於禮部，委侍郎掌之。四月張守珪執送安祿山於京師，帝赦之。又以史宰干為有功，

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賜名思明。十月車駕還西京。十一月張九齡罷，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

客同平章事。是年西京大明宮置集賢殿書院。

公遊齊趙。《壯遊》詩云：『放蕩齊趙間，裘馬自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櫪林，逐

獸雲雪崗。』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公元七三七年）公二十五歲。

四月張九齡貶荊州長史，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琬為庶人，賜死。七月以幾致措刑，歸功宰輔，賜李林甫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刪修律令，九月頒行。十一月宋璟卒。是年王維為監察御史，在河西節度幕中。

公遊齊趙。《上後園山腳》詩云：『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

杜甫年譜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公元七三八年）公二十六歲。

三月杜希望攻拔吐蕃新城，以其地為威戎軍。六月張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獻捷。九月冊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是歲於西京東都往來之路作行宮千餘間，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

公遊齊趙。

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公元七三九年）公二十七歲。

八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蓋嘉運大破突厥施於碎葉城，擒其王吐火仙送京師。九月先隸突厥施諸部皆

帥眾內附。【十五】

公遊齊趙。

開元二十八年，庚辰，（公元七四〇年）公年二十八歲。

是歲天下縣千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西京東都米斛值錢不滿二百，綃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張九齡、孟浩然均卒於是年。

公遊齊趙，嘗至兗州省侍，《登兗州城樓》詩云：『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是也。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公元七四一年）公年二十九歲。

正月兩京諸州各置玄宗皇帝廟，并崇玄學，以老、莊、文、列為四子，令習業者準明經考試，謂之道舉。六月東都洛水溢，溺死者千餘人。【十六】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十二月吐蕃屠達化縣，

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

公歸東都。《祭遠祖當陽君文》曰：『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寒食之奠，

敢昭告於祖先。……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石，樹此大道。論次昭穆，載揚顯

號。』（《河南府志》：首陽山在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公故居在偃師，築室首陽之下，祭遠祖當陽君。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詩曰：『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唐書》：宋之問字延清，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

天寶元年，壬午，正月丁未改元，（公元七四二年）公三十歲。

正月得靈寶於尹喜故宅，置玄元廟於大寧坊。二月褒封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列子為沖虛真人，庚桑子為洞虛真人，其所著書悉號真經。八月李適之為左相。九月兩京玄元廟改稱太上玄元皇帝宮。十月造長生殿。（《唐會要》）是時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十八】}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

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是歲天下縣一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七萬九千八百。李白自會稽來京師，王維為左補闕，遷庫部郎中。

公在東都。姑萬年縣君卒於東京仁風里，六月還殯於河南縣，公作墓誌誌曰：『作配君子，實為好仇。河東裴君諱榮期，見任濟王府錄事參軍。』又曰：『有兄子曰甫，制服於斯，紀德於斯，刻石於斯。』又曰：『甫昔臥病於我諸姑，姑之子又病，……我用是存而姑之子卒，后乃知之於走使。』《假山》詩序曰：『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大夫人堂下壘土為山。』

天寶二年，癸未，（公元七四三年）公年三十一歲。

正月安祿山入朝。三月改西京玄元廟為太微宮，東京為太清宮，廣運潭成。

公在東都。

天寶三載，甲申，正月改年為載，（公元七四四年）公年卅二歲。

正月遣左右相以下祖別賀知章於長樂坡。李白供奉翰林。三月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壽王妃號太真，

召入宮。李白賜金放歸。岑參登進士第（《唐才子傳》）。

公在東都。五月祖母范太君卒於陳留之私第，八月歸葬偃師，公作墓誌。錢箋謂代其父閑作，是也。惟『次曰升』之『升』應為『并』字。蘇頲《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誌銘》云：『男子諱并，字惟兼』，可證。（范陽太君，公祖審言之繼室盧氏）。是年夏，初遇李白，相從如兄弟。按李白三月放還，五月已至梁宋，見公於東都（乞歸後），

當在五月以前（去梁宋前）。《贈李白》詩曰：『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公後《寄李白二十韻》有云：

【十九】

『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秋遊梁宋，與李白、高適相從賦詩。《遣懷》詩曰：『昔我遊宋中，惟梁

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

去，雁鷺空相呼。……吾衰將焉託，存沒再嗚呼。』李白以寶應元年卒，高適以永泰元年卒。《昔遊》詩曰：『昔

【二十】

【二十一】

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為雨，飛藿去徘徊。清霜大潭凍，禽獸有餘哀。』

《贈李白》詩曰：『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新書》本傳曰：『嘗從李白、高適過汴州，酒酣登

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即指此。是歲嘗渡河遊王屋山，《憶昔行》即追述此遊之作。

天寶四載，乙酉，（公元七四五年）公年三十三歲。

八月冊太真為貴妃，三姊皆賜第京師。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樗蒲文薄。是歲回紇盡有突厥故地，北邊晏然。

公遊齊魯。夏日李邕自北海郡來齊州，公嘗從遊，陪宴歷下亭，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及《同李北海登歷下古城新亭》詩。

秋至兗州，時李白亦歸東魯，公與同遊，情好益密。《與李十二同尋范十隱居》詩有曰：『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

公將西歸，李白亦有江東之遊，別於魯郡兗州，天寶元年改名魯郡。石門，有贈李白詩，李亦有魯郡石門別公詩。

是年撰《皇甫淑妃神道碑》。黃鶴曰：碑云『自我之西，歲陽載紀』，按《爾雅》自甲至癸為歲之陽，

妃以開元二十三年乙亥薨，至天寶四載乙酉，為歲陽載紀矣。碑當定於是年也。《東觀餘論》董君《新序》

稱：『甫為叔妃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余按是年，甫才二十四歲，碑末云云，若其葬年所作，豈得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曰：「日居月諸，丘壟荊。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

立碑，蓋在葬後十年，非皇甫葬時作也。董君不考立碑之年，但據其葬年而云，故誤耳。』典按：黃鶴之言是也。

天寶五載，丙戌，（公元七四六年）公三十四歲。

正月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使事。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四月左相李適之罷，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以講老莊得進，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楊貴妃恩寵殊隆，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天下從風。

公自齊魯歸長安，《壯遊》詩曰：『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從汝陽王璣遊，有《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李適之自左相罷政，嘗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傳盃。』公《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即指此）。

天寶六載，丁亥，（公元七四七年）公三十五歲。

正月遣羅希奭殺李邕於青州。李適之仰藥死。詔天下通一藝者入京師，李林甫命尚書省覆試，皆下之，乃上表賀野無遺賢。九月安祿山築雄武城。十月上幸驪山溫泉，改溫泉宮為華清宮，治湯井為池，環山列宮室。十一月哥舒翰召見華清宮，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十二月發馮翊、華陰民築會昌城，置百司及

公卿邸第。高仙芝討小勃律，虜其王歸。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擢楊釗為御史，擠陷誅夷者數百家。

公應詔退下留長安。

《新唐書·李林甫傳》：『時帝詔天下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野無留才。』《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曰：『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且隨諸彥集，方覲薄才伸。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霑忌刻，萬事益酸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曰：『主上頃見徵，歛然欲求伸。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均指此。

杜甫年譜

天寶七載，戊子，（公元七四八年）公三十六歲。

韋濟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六月安祿山賜實封及鐵券。楊釗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八月改千秋節為天長節。十月幸華清宮，封貴妃三姊并國夫人。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又築城龍駒島，吐蕃不敢近青海。

公在長安，雖受知一二公卿，但皆杯酒聯歡，片言延譽，而不能達到『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之抱負，因此感慨憤激，輒欲遠引，有《奉寄河南韋尹丈人》及《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等詩。與顧誠奢文學訂交，約在此時。公《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詩曰：『文學與我遊，蕭疏外聲利，追隨二十載，

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自大曆三年上推至是年為二十年。

天寶八載，己丑，（公元七四九年）公三十七歲。

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絹有差，楊釗賜緋衣金魚。四月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李林甫罪狀未達，林甫以為妖言，杖殺之。五月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府兵日益墮壞。六月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堡城。閏月謁太清宮，冊玄元尊號，高祖以下五帝皆加『大聖』字，京兆尹蕭炅坐贓左遷汝陰太守。

公在長安，間至東都，《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詩有曰：『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又《高都護驄馬行》曰：『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又曰：『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按高仙芝係八載入朝，知是時公在長安，詩亦作於是年。

天寶九載，庚寅，（公元七五〇年）公年三十八歲。

正月詔封西嶽。三月嶽廟災，關中久旱停封。五月封安祿山為東平郡王，節度使封王自此始。七月國子監置廣文館，以鄭虔為博士。十月賜楊釗名國忠，汝陽郡王李璿薨。

公在長安，與鄭虔訂交，公有《醉時歌》贈廣文館博士鄭虔。（《唐語林》）：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藻之士鄭虔，久被貶謫，是歲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館博士。

天寶十載，辛卯，（公元七五一年）公年三十九歲。

正月乙酉朔，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饗太廟。甲午有事於南郊。二月安祿山兼領三鎮，并命有司為之治第於親仁坊。四月鮮于仲通討雲南，大敗於瀘南，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雲南王閣羅鳳北臣於吐蕃。高仙芝討大食，士卒死亡略盡。八月安祿山敗於契丹。十一月以楊國忠兼領劍南節度使。是年秋霖雨積旬，墻屋多壞，西京尤甚。

公在長安，《進三大禮賦》及《鵬賦》。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獻賦事史集皆以為十三載，《蔡

譜》曰九載，均誤。《唐會要》卷十三《親饗廟》：『十載正月九日至十日。』甲子與《舊書·玄宗紀》

杜甫年譜

正合，十三載未嘗郊祀。《進三大禮賦表》云：『臣生長陛下之俗行四十載。』《進鵬賦表》云：『臣幸

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公是年三十九歲，懷才抱器，屢遭挫敗，故投匭獻賦，以冀『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故知獻兩賦均在是歲。公《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詩曰：『昭代將

垂白，途窮乃叫閭。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即指此。是年秋，霖雨積旬，公臥病長安，作《秋述》，

《病後遇王倚飲贈歌》有曰：『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瘡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交相戰，……』

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淨如練。』明皇連年用兵，四方征伐，民苦行役，公作《兵車行》，述情陳

事，懇惻如見。是年除夕，有《杜位宅守歲》詩。（《唐書·世系表》）：杜位出襄陽房，為考功郎中、

湖州刺史。（原注）：位京中宅，近西曲江。

天寶十一載，壬辰，（公元七五二年）公年四十歲。

四月御史大夫兼京兆尹王鉞賜死，禮部員外郎崔國輔坐鉞近親，貶竟陵郡司馬。楊國忠兼京兆尹。六月劍南兵破吐蕃於雲南，拔故隰州等三城。楊國忠獻俘於朝。十月帝幸華清宮，李林甫死於行在所。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十一月鮮于仲通為京兆尹，哥舒翰、安祿山、安思順皆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高適隨翰至京師。

公在長安，召試文章，送隸有司，參列選序。《進封西嶽賦表》云：『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待制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乃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莫相疑行》有曰：

『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詩有曰：『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鵲路，隨水到龍門。竟與蛟螭雜，空聞燕雀喧。青冥猶契闊，凌厲不飛翻。……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蓋崔于二學士，為當時試文之官。（原注）：『甫獻三大禮賦，出身二公，嘗謬稱述。』

召試後暫歸東都，故同詩有曰：『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冬仍回長安，有《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曰：『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蓋高適於是年冬隨哥舒入朝，與公集於京師，不久即別去也。《投簡咸華兩縣諸子》詩有曰：『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疏頑臨事拙。饑臥動即向一句，敝衣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牆日色

晚，此老無聲淚垂血。』雖見公處景之困厄，實則深具憂世之心也。《送韋書記赴安西》詩云：『公車留二年。』公十載獻賦，待別集賢，當為是年所作。《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亦應為是年所作。

天寶十二載，癸巳，（公元七五三年）公年四十一歲。

正月楊國忠於尚書省唱注選人，一日而畢，於是門下不復過官。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為國忠立頌省門。五月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八月賜翰爵西平郡王。是時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京師霖雨，米貴，出太倉粟十萬石減糶。十月幸華清宮，和雇京城丁戶一萬三千人築興慶宮牆，起樓觀。韓虢秦三夫人從車駕幸華清宮，僕從充溢數坊。是歲安西節度使封常清擊大勃律大破之，受降而還。

杜甫年譜

公在長安，作《麗人行》。按史，楊國忠十一載十月為右相，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并轡走馬入朝，不施障幕，道路為之掩目。三夫人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公於是作《麗人行》。初夏與鄭廣文虔遊何將軍山林有詩。次子宗武約於是年之秋生，公於至德二年陷賊中時《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當約四五歲。《又示宗武》詩云：『試吟青玉案，……明年共我長。……十五男兒志，三千子弟行。』《元日示宗武》詩曰：『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飄零還柏酒，衰病只藜牀。』詩應為大曆二年所作，

上推至天寶十二載，適為十五年。又《宗武生日》詩曰：『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是知宗武生於是年之秋也。

天寶十三載，甲午，（公元七五四年）公年四十二歲。

正月，己亥，安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嫉，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通鑑·唐紀》）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垪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

安祿山求兼領閑廐、群牧，庚申以祿山為閑廐、隴右群牧等使。祿山又求兼總監，壬戌兼知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溫為武部侍郎，充閑廐副使，楊國忠由是惡溫。祿山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千匹別飼之。

二月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冊命。

己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勲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

三月丁酉朔，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

河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十五里一更，晝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縣不下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

三月丙午，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群臣，賜右相（楊國忠）絹一千五百疋，綵羅三百疋，綵綾五百疋；左相（陳希烈）絹三百疋，綵羅綾各五十疋，餘三品八十疋，四品五品六十疋，六品七品四十疋，極歡而罷。（《唐書·玄宗紀》）

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坡，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為宰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國忠曰：『此議它人不知，必張垆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張均為建安太守，垆為炎廬溪司馬，垆弟給事中垆為宜春司馬。

杜甫年譜

哥舒翰亦為其部將論功，勅以隴右十將、特進、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歸仁為驃騎大將軍，河源軍使王思禮加特進，臨洮太守成如璆、討击副使范阳魯炆、臯蘭府都督渾惟明并加雲麾將軍，隴右討擊副使郭英乂為左羽林將軍。英乂，知運之子也。翰又奏嚴挺之子武為節度判官，河東呂諲為度支判官，前封丘尉高適為掌書記。

以封常清權北庭都護、伊西節度使。

夏四月癸巳，安祿山奏擊奚破之，虜其王李日越。

侍御史、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

疫及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廿萬人，無敢言者。

秋八月丁亥，以久雨，左相許國公陳希烈為太子太師，罷知政事。文部侍郎韋見素為武部尚書、同平章事。是秋霖雨，積六十餘日，京城垣屋頽壞殆盡，物價暴貴，人多乏食。令出太倉米一百萬石，開十場賤糶，以濟貧民。東都漚、洛暴漲，漂沒一十九坊。（《唐書·玄宗紀》）

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通鑑·唐紀》）

秋京城連月澍雨，損秋稼。九月，遣閉坊市北門，蓋井，禁婦人入街市，祭玄冥大社，祭門。京城坊市墻宇，崩壞向盡。東方漚、洛水溢，隄穴衝壞一十九坊。（《唐書·五行志》）

冬十月壬寅幸華清宮，戊午還京。（《唐書·玄宗紀》）

十一月置內侍監二員，正三品。

其載戶部計今年見管州縣戶口：管郡總三百二十一，縣一千五百三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三百八十八萬六千五百四不課，五百三十萬一千四十四課。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四千五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八十不課，七百六十六萬二千八百課。（《唐

書·玄宗紀》)

杜甫年譜

公在長安，進《封西嶽賦》。黃曰：是年二月，右相兼文部尚書楊國忠守司空，即《封西嶽表》所云元弼司空也，故知進表在是年。得之。又按《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詩曰：『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是獻賦前所投贈，欲再獻賦而望其上達也。是年公家在長安，居城南之下杜城（《長安志》：下杜城在長安南一十五里，漢宣帝以杜東原上為初陵，置縣曰杜陵，而改杜縣為下杜城）。《橋陵》詩曰：『轆軻辭下杜，飄飄凌濁涇。』《夏日李公見訪》詩曰：『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牆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遊城南記》：樊川御宿之水交流，謂之交水，西合於澧，北入於渭。……又西北經杜下城，……杜城之西有丈八溝，即杜子美陪諸公子納涼遇雨之地。）又曰：『苦遭此物聒，孰謂吾廬幽。』均指此。《秋雨嘆》詩曰：『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自京師赴奉先縣詠懷》詩曰：『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是知公是年已有宅在長安，妻子與俱也。秋，霖雨害稼，公傷時憂國，慨人民之疾苦，危亂之將至，有《九日寄岑參》、《秋雨嘆》等詩。語雖微婉，意極諷刺，而大志未伸，仍冀救民活國。張垠還授太常卿，公贈以詩曰：『適越空顛躓，遊梁竟慘淒。謬知終畫虎，微分是醯雞。萍泛無休日，桃陰想舊蹊。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顧深慙鍛鍊，才小辱提携。檻束哀猿叫，枝驚夜鵲棲。幾時陪羽獵，應指釣璜溪。』抱道不行，望張之見引也。《上韋左相二十韻》曰：『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頻。回首驅流俗，生

涯似眾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為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迫切陳情，感懷賦詩，有望於韋相薦賢而登庸之也。《贈田九判官梁丘》詩曰：『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竝美，獨能無意向漁樵。』仇注：『阮瑀指高適，適本封丘尉，與陳留相近。他章云「好在阮元瑜」可證。高之入幕，必由田君所薦，故云「早見招」而幕下賴之。留意漁樵，公仍望其汲引也。』是也。李林甫忌才斥士，公再三獻賦，均未省錄。時李林甫已死，楊國忠、陳希烈當國，仍未見用，哥舒翰為隴右河西節度使封西平郡王，位極功高，重然諾，倜儻任俠，能甄用才俊，知名之士如嚴武、高適等皆在其戎幕，參與軍機，公乃因其判官田梁丘投以《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詩曰：『未為朱履客，已見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依崆峒。』述身老不遇，冀其拔擢於凡品行間，一試其長劍之鋒利也。秋後因霖雨害稼，物價暴貴，人多乏食，公生計益艱，携家趁食奉先。《長安志》：蒲城縣，唐次赤，西南至京兆府二百四十里，本秦重泉縣，後魏置白水縣，後改為蒲城縣，唐開元四年以縣之豐山建睿宗橋陵，改為奉先，仍隸京兆府，十七年昇為赤。即今陝西蒲城縣。《秋雨嘆》詩曰：『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值。』《進封西嶽賦表》云：『退嘗困於衣食。』《九日寄岑參》詩曰：『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則極悲天憫人之詞也。公至奉先，寄寓廨舍，更增窮老之感。《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係至奉先往見諸官而作，詩曰：『朝儀限霄漢，客思迴林垆。轆軻辭下杜，飄飄凌濁涇。』

諸生舊短褐，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廨署容秋螢。流寓理豈愜，窮愁醉不醒。』足以見公旅況之飄零。回京後歲暮又往奉先探妻子，京師過驪山，渡涇渭而達奉先，作《自京至奉仙詠懷五百字》。^{【四一】}蓋是年春祿山入朝，賜衣賜宴，益獲寵信。張宴群臣，分賜絹羅。邊師部將，超資加賞。玄宗晚年失德，黎元疾苦。公以惓惓忠愛之誠，望其改悟自新，救國活民，故詩首述平生大志在得君濟民而空負稷契初願，又不忍退作巢由高蹈遠引，而驪山恣情奢糜，妃嬪后戚荒侈無度。食肉者專事聚斂不蓄民艱。榮枯咫尺，酒肉白骨。憂積煩懣，發自深心，描寫現實，浩歌激烈。代表著當時人民的思想，發出了當時人民大聲的控訴。時安祿山辭歸范陽不久，詩中自不及祿山反狀。錢、仇、蔡、呂諸譜謂是詩作於十四載均非，公之往奉先實逃荒而非避亂也。《丞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①、《送蔡希曾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等詩，均是年所作。

天寶十四載，乙未，（公元七五五年）公年四十三歲。

二月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竟從祿山之請。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使京兆尹圍其第，捕祿山客李超等送御史臺獄潛殺之。祿山子慶宗尚宗女榮義郡主在京師，密報祿山，祿

① 原稿文側有紅筆注云：已列入十一載。

山愈懼。六月其子成昏，上手召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十月上幸華清宮。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副大使。十二月東京陷。哥舒翰為太子先鋒，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守潼關。

公在長安，秋至白水（《唐書·地理志》：貞觀八年復屬同州）（今陝西白水縣），省舅氏崔十九翁，有《白水明府舅宅喜雨》詩，後偕崔至奉先，有《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詩（楊奉先或係公夫人內家楊氏之為奉先令者）。冬歸長安，授河西尉，不拜。《夔府書懷四十韻》曰『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官定後戲贈》：『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望風飈。』公辭尉而就率府，取其逍遙，可以飲酒狂歌，不得已而為此，無復歸山之興，唯有臨風回首耳。《去矣行》：『君不見韞上鷹，一飽即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寧為鷹之颺，不為燕之附，抱負未伸，去志已決，謂公為避難而離長安之說非也。

肅宗至德元載，丙申，即天寶十五載，七月甲子，肅宗即位，靈武改元，（公元七五六年）公年四十四歲。正月安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於東京，改元聖武。常山陷，太守顏杲卿被執。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哥舒翰進位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慶緒犯潼關，哥擊退之。四月以來瑱為潁川太守，賊屢屢攻之，瑱前後破賊甚眾，加本郡防禦使。

六月李光弼與賊將史思明戰於常山東嘉山，大破之，斬獲數萬計。（《唐書·玄宗紀》）

楊國忠言於上，以陝兵不滿四千，羸弱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痛哭，丙戌引兵出關，己丑戰於靈寶西原，官軍大敗，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其部將火拔歸仁以百餘騎執哥舒翰降送洛陽，辛卯（初九）潼關遂陷。（《通鑑·唐紀》）

是日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壬辰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甲午，將謀幸蜀，乃下詔親征，仗下從，士庶恐駭，奔走於路。乙未，凌晨自延秋門長安禁苑之西門也。出，微雨露濕，扈從惟楊國忠、韋見素、內侍高力士、及太子親王妃主，皇孫以下多從之不及。

丙申至馬嵬坡，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誅楊國忠，並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國夫人，縊貴妃於佛堂，輿尸寘驛庭，令曉諭軍士，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通鑑·唐紀》）

【四二】

丁酉將發馬嵬，父老遮道請留，乃令太子於後宣慰父老。廣建寧王倓，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上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厰馬從太子，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擇渭水淺處，乘馬涉度，比至新平，通夜馳三百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眾，不過數百。

庚子，以司勳郎中劍南節度留後崔圓為蜀郡長史、劍南節度副大使，壬寅授圓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

安祿山陷京師，搜捕百官將相，扈從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張均、張垼等皆降，以希烈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然將皆麤猛無遠略，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貨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以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七月甲子，上次普安郡，房琯至，拜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肅宗即位靈武，改元，大赦天下。八月己亥，上皇臨軒冊肅宗，命宰臣韋見素、房琯使靈武，丁卯下詔制置天下，盛王琦、豐王珙皆不出閣，惟永王璘赴鎮。

京兆李泌，隱居潁陽，召見於靈武，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進退將相亦與之議。敕改扶風為鳳翔郡。回紇可汗、吐蕃贊普相繼遣使請助國討賊，賜宴而遣之。

安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並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宴其群臣于凝碧池。

九月上南幸彭原郡，令使回紇和親，冊回紇可汗女為毗伽公主，仍令僕固懷恩送承案至回紇部。

十月辛巳朔，上素知房琯名，至是琯請為兵馬元帥，收復兩京，許之，加持招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仍令兵部尚書王思禮為副，分兵為三軍。辛丑，與賊將安守忠戰于咸陽之陳濤斜，官軍敗績，楊希文、劉貴哲等降賊，琯亦奔還，李泌為之營救，乃宥之。

十二月甲辰，江陵大都督府永王璘，擅領舟師下廣陵。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二十郡，以高適為之，

置淮南西道節度使，領汝南等五郡，以來瑱為之，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公春在長安，《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曰：『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為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晦日尋崔戢李封》詩曰：『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杖藜復姿意，免值公與侯。……喜結仁里懽，況因令節求。（唐以正月晦日為令節）……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至令阮籍等，熟醉為身謀。威鳳高其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均述當時情景，抒胸中感慨。夏公至奉先，携家至白水，依舅氏崔十九翁，托居高齋。《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詩曰：『客从南縣來，……況當朱炎赫。（《長安志》：蒲城縣本漢重泉縣地，後魏分白水縣置南白水縣，以在白水之南為，廢帝三年改為蒲城，開元中改為奉先。南縣蓋奉先之舊名也。）高齋坐林杪，……傲睨俯峭壁。……相對十丈蛟，歛翻盤渦圻。……煙氛靄嵒峯，魍魎森慘戚。……前軒頽反照，巖絕華嶽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積。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強敵。』紀事寄慨，衷心不忘君國。六月公自白水携家之鄜州，道出華原，至三川縣同家窪（三川縣屬鄜州，後魏置長城縣，故城在今陝西鄜縣南）（《唐書》：三川縣屬鄜州，以華池水、黑水及洛水三川同會得名也）。《三川觀水漲二十韻》曰：『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唯土山，連天走窮谷。（《元和郡國志》：土門山在華原縣東南四里。）……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不有

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眾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寫景紀行，實則感時觸境，比賦時事。時安祿山已稱帝東京，中原陸沉，風濤猶蓄，神州有板蕩之危。四瀆未尊，川無梁濟。流離顛沛中，仍深具扶溺之心。竄奔行在以赴國難，救國活民，公鴻鵠之志也。公於艱難奔波之際，得孫宰顧遇，留款於家，事後感荷，作《彭衙行》曰：『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彭衙，春秋秦邑，即陝西白水縣東北之彭衙故城，今為彭衙堡。《寰宇記》：彭衙故城在白水縣東北六十里）。……癡女飢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句半雷雨，泥濘相攀牽。既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寒。……小留同家窪，欲出蘆子關（鄜州在白水縣北，延州在鄜州西北，蘆關又在延州北，時公欲北詣靈武，故道出蘆關也）。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寫途中蹇困顛連情況，感恩知己，調古情真，得乎漢魏樂府之神髓，此子美之承繼遺產，揚棄糟粕而盡得其精英也。又是年史不書大水，而兩詩均言水患，可以補史之闕，是謂詩中之史。聞肅宗及位靈武，即留妻子於三川縣，隻身羸服從蘆子關（《元和郡縣圖志》：塞門鎮在延州延昌縣三十里，鎮本在夏州寧朔縣界，開元二年移就蘆子關南金鎮所安置。蘆子關屬夏州，北去鎮一百八十里。）（在陝西安塞縣，北接靖邊縣界）奔行在所，途中為賊所獲，遂至長安。有《對雪》、《月夜》、《遣興》諸詩。九月於長安路隅遇宗室子弟，泣乞為奴，感痛而作《哀王孫》，詩曰：『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

完肌膚。『玄宗於六月十二日凌晨由延秋門出，親王妃主王孫多不及從。七月祿山殺霍國長公主、王妃駙馬、王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至九月已經百日也。十月廿一日房琯戰敗於陳濤斜（《通鑑》注：陳陶斜在咸陽縣東，斜者山澤之名，故又曰陳濤澤），公悲憤而作《悲陳陶》詩曰：『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傷將不知兵，驅民猝斗，致四萬義軍，沒於一戰。十月廿三日房琯之南軍又敗，《悲青坂》詩曰：『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公深識兵機，傷大敗之餘，隔朝在戰，以致喪師辱國，冀堅壁固守，養精蓄銳，待機再舉，方可取勝也。

至德二載，丁酉，（公元七五七年）公四十五歲。

正月肅宗在彭原，安慶緒弑祿山而自立。

二月幸鳳翔，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陽，引兵共十萬寇太原。節度使李光弼大破賊將蔡希德之眾於城下，斬虜七萬，軍資器仗稱是。

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大破崔乾祐於潼關，斬首四千級，捕虜五千人，收河東郡。

永王璘兵敗，奔於嶺外，至大庾嶺，為洪州刺史皇甫旆所殺。李白亡走彭澤，坐繫潯陽獄。

三月以左相韋見素為左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冕為右僕射並罷政事，【四十五】苗晉卿為左相，軍國大務

悉咨之。

吐蕃遣使和親，遣給事中南巨川報命。

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兼副元帥統諸節度，李光弼為司徒，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

五月郭子儀與安守忠戰於清渠，官軍大敗，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被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中外戒嚴。

房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琯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庶子劉秩、諫議大夫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贓賄，罷琯為太子少師，以諫議大夫張鎰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通鑑·唐紀》）

八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張鎰兼河南節度採訪處置等使。

九月燉煌王承案，自回紇使還，拜宗正卿，納回紇公主為妃，回紇封為葉護，持四節，與回紇葉護太子率兵四千助國討賊，葉護入見，宴賜加等。

元帥廣平王統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之眾二十萬，東向討賊，與安守忠、李歸仁等戰於香積寺西北，賊軍大敗，斬首六萬級，賊帥張通儒棄京城東走，遂收西京。（《唐書·肅宗紀》）

十月乙巳朔，以崔光遠為京兆尹，癸丑，尹子奇陷睢陽，害張巡。賊自香積之敗，悉眾保陝郡，廣平

王統郭子儀等進攻，戰於陝西之新店，賊眾大敗，斬首十萬級，橫尸三十里。庚申，安慶緒奔河北。壬戌，廣平王入東京。

李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

癸亥，上自鳳翔還京，丙寅至望賢宮，得東京捷書至。丁卯入長安，是日上皇發蜀郡。

回紇葉護自東京還，宴之於宣政殿，便辭還蕃。乃封葉護為忠義王，約每年送絹二萬疋，至朔方王便交授。（《唐書·肅宗紀》）

十一月壬申朔，御丹鳳樓下制，偽御史大夫嚴莊來降。

十二月丙午，上皇至自蜀，居興慶宮。上皇誥：改蜀郡為成都府，長史為尹，分劍南東西川各置節度使。

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自餘蜀郡靈武扈從立功之臣，皆進階賜爵加食邑有差。郡縣來載租庸三分

蠲一。以蜀郡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通鑑·唐紀》）

己丑，史思明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以所部來降。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內侍李思敬、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

庚午，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達奚珣等十八人處斬，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張垪免死，長流嶺表。

（《通鑑·唐紀》）

鄭虔、王維等皆貶官，高適下除太子少詹事，歸東都。

公春陷賊中，在長安，《元日寄韋氏妹》詩曰：『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漢書·地理志》）：鐘

離縣屬九江郡。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在亂思妹，音信莫通，傷時之作也。時從贊公、蘇端遊，衣食

嘗仰給之。《大雲寺贊公房四首》（《長安志》：大雲經寺在京城朱雀街南懷遠坊之東南隅，本名光明寺，

武后初幸此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名焉。贊公，大雲經寺僧也。）詩曰：『到扉開復閉，

撞鐘齊及茲。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

供老宿，取用及吾身。』留齋贈物，深感贊公交情。《雨過蘇端》詩曰：『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

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沉蒙霈澤垂，糧粒

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蘇君置酒具果，盡情欸待，公則窮途一飯，感懷極深。《喜晴》詩

亦為同時所作。（《唐書·肅宗紀》）至德二載三月癸亥，大雨，甲戌方止。公慮朔方無備，危及靈武，

作《塞蘆子》詩曰：『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誰能叫帝閭，胡行速如

鬼。』灼見謀國，剴切急呼，不應僅以詩詞視之。《憶幼子》、《一百五日夜對月》則離愁別緒，觸情抒

情之作。天寶之亂，楊氏實為厲階，《哀江頭》詩曰：『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明眸皓

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直述其寵幸宴遊，終之以血污遊魂，紀事傷時，亦悲亦諷，深刺以為後鑑也。四月自金光門出（《長安志》：

唐京師外郭城西面三門，北曰開遠門，中曰金光門，南曰延平門），問道竄歸鳳翔。後有詩題：《至德二

載，甫自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北門，有悲往事》詩曰：『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繁。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詩曰：『茂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倉皇奔闕，履危蹈陰，欲遂匡時之志而痛定思痛也。《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詩曰：『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我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公初赴行在，尚未授官，送樊之漢中，勉其為國宣勞之作。拜左拾遺（錢箋：甫拜拾遺在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命中書侍郎張鎬齎符告諭。今湖廣岳州府平江縣裔孫杜當家尚藏此敕。敕用黃紙，高廣可四尺，字大二寸許，年月有御寶，寶方五寸許）。《述懷》詩曰：『麻鞋見天子，衣袖見兩肘。……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秋，《得家書》詩曰：『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闕妖氛滿，西效白露初。』《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送郭中丞充隴右節度使》、《送楊六判官使西蕃》等詩皆夏秋先後之作。當時中原慘黷，餘孽縱橫，公篤於匡時之心，反覆諄勗，冀能籌邊捍患，定國安民，與尋常贈送詩迥然有別。五月房琯得罪，公疏救之。肅宗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

等救之，仍放就列。（《新書》本傳：與房琯為布衣交，琯以客董廷蘭罷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張鎰救之，帝解，甫謝。）六月一日，《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十二日與裴薦等《為遺補薦岑參狀》。嚴武遷給事中，《贈嚴八閣老》詩曰：『蛟龍得雲雨，鵬鶚在秋天。客禮容疏放，官曹可接聯。』蓋左拾遺同為東省之屬也。七月官軍尚在扶風，《月》詩曰：『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月色常明而公憂思頻增，詩雖詠月，實憂嬖幸之熒惑，心愈苦而髮添白也。八月墨制放還鄜州省家，有《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詩（時賈至為中書舍人，嚴武為給事中）。閏八月朔徒步出鳳翔，便道經邠州，作《徒步歸行》贈李嗣業，就借乘馬，詩曰：『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晚行口號》、《獨酌成詩》、《九成宮》、《玉華宮》、《行次昭陵》諸詩均道中所作，旅途蒼涼，有感身世，觸景增慨，傷亂憂老，撫遺跡而感興亡，對故宮而念新君，心存君國，無時不形於中而發於外也。《羌村三首》，鄜州洛交縣，羌村洛交村墟也，今陝西鄜縣縣治。亂世荒村之實景；家人猝集之悲歡；瑣事真情，尋常人所欲道而莫知措手者，描寫真實，肺肝如見。末章『莫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借父老之語，發當時人民之聲，詞婉意深，得國風之神義而子美之本色也。歸家後臥病數日，九月作《北征》。詩曰：『菊垂今秋花，石帶古車轍。……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公為拾遺，唯恐群有遺失，故雖在饑寒流落中，仍憂在君德，憂在世事，紀目擊之事實，陳制勝之策謀，嘗自比稷契，其經綸亦概見

於此，而上關興亡，下具至情，古調高文，不惟承繼漢魏，實可直追三百矣。追憶携家趁食時事，感荷孫宰顧遇，又作《彭衙行》。廣平王統兵發鳳翔至長安城西，作《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收京三首》，仇注曰：『此當是至德二載十月在鄜州時作。詩云：「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此明是在家聞詔。按肅宗於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甲子，即位靈武，制書大赦。二年十月十九日帝還京，十月二十八日壬申，御丹鳳樓，下制。前後兩次聞詔，故云又下也。是時公尚在鄜州，其至京當在十一月，年譜謂十月扈從還京，與詩不合，當以公詩為正。至於上皇回京十二月甲寅之赦，又在其後，舊注錯引。』是也。^①十一月由鄜至長安，途中有《重經昭陵》詩。鄭虔流貶，闕為面別，有《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詩，肝膽至性，交誼真情，七言律中實為絕唱。歲暮作《臘日》，寫景述事中望亂極之將治也。

①原稿本頁句上有兩張貼紙系補：貼紙一：《通鑑》：十月壬申，上御丹鳳門下制。仇注『十月廿八日』，按干支推算，符合《唐書》云十一月壬申朔。《唐大詔令》亦注十一月。

貼紙二：

至德二載十月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乙亥									

校按：此為至德二載（公元757年）十月之干支紀日表。

乾元元年，二月改元，復以載為年。（公元七五八年）公四十六歲。

正月，大閱諸軍於含元殿，上御棲鸞閣觀之。

二月，以殿中監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判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朝野。

安慶緒所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降，以為鴻臚寺卿充河北招討使。（《通鑑·唐紀》）

三月，元帥楚王俶改封成王。太史監為司天臺。

以歲饑，禁酤酒麥，依常式。（《唐書·肅宗紀》）

立張淑妃為皇后。（《通鑑·唐紀》）

四月，九廟成，自長安殿迎九廟神主入新廟。甲寅，上親饗九廟。翌日御明鳳門大赦天下。（《唐書·

肅宗紀》）

五月立成王俶為皇太子，以崔園為太子少師，李麟為少傅，皆罷政事。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兇險，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

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為不切事機，

罷為荊州防禦使。

上頗好鬼神，太帝少卿王璵，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以璵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

六月立太乙壇於南郊之東，從王璵之請也。

太子少師房琯既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賓客朝夕盈門，其黨為之揚言於朝云：『琯有文武才，宜大用。』上聞而惡之，下制數琯罪，貶豳州刺史。

前祭酒劉秩貶閬州刺史，京兆尹嚴武貶巴州刺史，皆琯黨也。

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嗣業為懷州刺史，充鎮西北庭行宮節度使。

七月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

八月以青、登等五州節度使許叔冀為滑、濮等六州節度使，郭子儀為中書令，李光弼為待中。

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九月命朔方郭子儀等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王思禮二節度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踰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通鑑·唐紀》）^①

十二月圍相州，慶緒食盡，求於史思明，率眾來援。思明復陷魏州，刺史崔光遠出奔。（《唐書·肅

① 原稿本頁末有貼紙系補云：十月郭子儀自杏園渡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遣使告捷。魯炆自陽武，季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與李嗣業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之眾七萬來救，子儀大破之，獲其弟慶和，殺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至。慶緒拒戰於愁思崗又敗，乃入城固守。

宗紀》)

公任左拾遺，在長安，有《宣政殿退朝》、《紫宸殿退朝》、《春宿左省》、《晚出左掖》、《題省

【四八】

中壁》諸詩。按唐制諫官隨宰相而入，得近御前。公身為拾遺，日夜惕勵，忠勤為國；但常感未盡言責，無補職守，徒負寸心。時賈至、王維、岑參皆同在諫省，相與唱和。《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曰：『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事紛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唐書·賈至傳》：至天寶末為中書舍人，從上幸蜀，時肅宗即位于靈武，上皇遣至為傳位冊文，上皇覽之，嘆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先父所為，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謂難矣。』）

《答岑補闕見贈》、《贈王中允維》等詩，均一時之作。公後有《寄賈司馬嚴使君五十韻》曰：『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月分梁漢米，春給水衡錢。內藥繁於纈，宮莎軟勝綿。恩榮同拜手，出入最隨肩。

【四九】

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兼秉燭，書枉滿城牋。』諫省與共晨夕，交誼之篤可見。賈至出汝州，公又送之以詩，勉慰備至，情見乎詞。時畢四曜亦在長安，與公所居密邇，《偈仄行》曰：『偈仄何偈仄，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隣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按唐時朝儀不許無騎，至德二載二月上幸鳳翔，議大舉收復兩京，囊括公私馬以助軍，時戰亂未平，朝官徒步，亦殊尋常。《贈畢四曜》詩曰：『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鶴注：乾元二年公在秦州，有賀畢曜除

監察御史詩，今云宦卑，是尚未遷官時作，當在乾元元年。）是也。春暮有《曲江二首》、《曲江對酒》、《曲江對雨》諸詩，感懷思君，出之以沉醉行樂，無限低徊，憂憤寄慨之作也。四月上親享九廟，公與陪祀，《往在》詩有曰：『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景從陪羣公。登階捧玉冊，我冕聆金鐘。侍祠慙先路，掖垣邇濯龍。』為玄都道士題畫，作《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送李校書二十六韻》、《題鄭十八著作丈故居》，惜別念舊，發抒至情，二詩均是時先後之作。五月有《端午日賜衣》詩，望外之賜，公將謝官矣。六月房琯貶幽州刺史，公坐琯黨，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酬孟雲卿》詩曰：『相逢難袞袞，告別莫匆匆。……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臨行離別之作也。《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詩曰：『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惓戀忠愛之心，溢於言表。《題鄭縣亭子》（《唐書》：華州倚郭為鄭縣）及《望岳》（《唐書》：華州華陰縣有華山，即西岳也）為途中所歷，觸景發興，感懷頗深。到華州後，有《早秋苦熱堆案相仍》詩曰：『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餐還不能。常愁夜來皆是蝎，況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腳踏層冰。』寫當時之生活，抒鬱悶之情懷也。《瘦馬行》，感物自傷，寓意顯然。李嗣業兵過華州，有《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①，稱其紀律整肅，民情安堵，智勇兼備，心存報國，而公之善於得兵，無時或忘救民活國，灼然如見矣。是時有《為

① 原稿本頁開頭有貼紙系補云：時山東捷報頻傳，欣喜感慨之餘作《洗兵馬》，欲及時收功，洗兵不用，以安人民，胸中積蘊，一氣呵成，歷代選家，多以此為壓卷。

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及《試進士策問五首》。秋嘗至蘭田縣訪崔興宗、王維。（《長安志》；

【五〇】

蘭田縣秦舊縣也，以縣出美玉，故名。華州至蘭田約八十里。）（《陝西通志·山川》：輞川口即嶢山之口，去蘭田縣南八里，兩山夾峙，川水從此流入灞，其路則隨山麓鑿石為之，計五里許，甚險狹，即所謂匾路也。過此則豁然開爽。圍轉而南，其勝漸加，計三十里至鹿苑寺，即王維別墅。）（《陝西省志·古蹟》：王維別墅在輞川，輞川在蘭田縣西南二十里。王維別墅在焉，本宋之問別圃也。聚遠樓之東有廡，廡南有樓臺，繞以朱欄，置玉蘭環之，題曰木蘭柴。）《九日蘭田崔氏莊》詩曰：『蘭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竝兩峯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悲秋嘆老，寄慨無盡。《崔氏東山草堂》詩曰：『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何為西莊王給事，紫門空閉鎖松筠。』（《陝西通志》：蘭田山在縣東南三十里，一名玉山，山形為覆車，又名覆車山。）（按《唐書·王維傳》：維以凝碧詩聞于行在，肅宗嘉之，授太子中允，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後轉尚書右丞，晚年得宋之問蘭田別墅，在輞川口，彈琴賦詩，乾元二年七月卒。）詠崔氏草堂，所以諷王給事也。追憶去歲而嘆山城之寂寥，作《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冬晚離華州出潼關，東歸洛陽。途中遇孟雲卿，同宿劉顥宅。

（《唐詩紀事》：孟雲卿河南人，元次山《送孟校書往南海》云：雲卿與次山同州里，以辭學相友，少次山六七歲，聲名滿天下。又雲卿與杜子美、元次山最善。）《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秦時湖關，漢置湖縣，南朝

宋加城字，隋廢，後復置，唐屬虢州。故城在今河南閿鄉縣東南四十里。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飲散因為醉歌》曰：『湖

【五一】

城城東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劉侯歡我攜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驅車復同軌，可惜刻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鳴淚為霰。『過閬鄉閬鄉縣屬陝州，潼關在其邑，本古湖縣鄉名，故城在今閬鄉縣西四十里。隋始置閬鄉縣，唐作閬鄉，《宋史》仍作閬鄉，即今治。清屬河南陝州。遇姜秦兩君，有《閬鄉姜七少府設餽戲贈長歌》及《戲贈閬鄉秦少府短歌》、《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綰》。至東都陸渾莊。《李鄠縣丈人胡馬行》曰：『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髻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吟絕塵之驥，仍寄志時事。九節度之師正圍相州，《觀兵》詩曰：『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籌攘邊靖亂之策，冀直擣幽燕，以傾敵巢也。《憶弟二首》曰：『且喜河南空，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不歸》詩曰：『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得舍弟消息》，亦同時之作。蓋冬盡春來，喪亂生死之感，交織成詩。悲傷淒切，憂恨無盡。

乾元二年，己亥（公元七五九年）公四十七歲。

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於魏州。

李嗣業卒於相州行營。

以太子少師崔園充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唐書·肅宗紀》）

二月，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人皆以為克在朝夕，而諸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引兵趣鄴。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思明多遣壯士殺運者，焚舟車。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

三月，丁卯朔，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兵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園、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諸將議捐東京，退保蒲、陝。都虞侯張用濟曰：『蒲、陝荐飢，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之，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

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眾，還屯鄴城南。安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六七萬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詣思明營，思明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府庫，遣安太清取懷州，留鎮之，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甲午，以兵部侍郎呂誼同平章事。乙未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苗晉卿為太子太傅，王璵為刑部尚書，皆罷政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李揆為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琦并同平章事。【五二】上于峴恩意尤厚，軍國大事多獨決於峴。

丙申，以郭子儀為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以河西節度使來瑱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并潼關防禦團練鎮守使。

四月丁酉朔，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

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關白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李揆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為相，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輔國由是忌峴。（《通鑑·唐紀》）

以久旱徙市、雩祈雨。

杜甫年譜

五月，貶宰相李峴蜀州刺史。（《唐書·肅宗紀》）

六月，以右僕射裴冕為御史大夫、成都尹，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本道觀察使。以邠州刺史房瑁為太子賓客。（《唐書·肅宗紀》）

七月，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願得親王為之副，以趙王係為天下兵馬元帥，光弼副之，仍知節度行營。

是月王維卒。

八月，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以李光弼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通鑑·唐紀》）

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荊南節度使杜鴻漸棄城走，澧、朗、郢、峽、歸等州官吏聞之，爭潛竄山谷。（《通鑑·唐紀》）

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遠充荊、襄等州招討使，右羽林大將軍王仲昇充申、安、沔等州節度使，右羽林將軍李抱真為鄭州刺史，鄭、陳、潁、亳四州節度使。

庚寅，史思明陷洛陽，副元帥李光弼守河陽，汝、鄭、滑等州均陷。（《唐書·肅宗紀》）

十月，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李光弼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遁去。（《通鑑·唐紀》）

壬戌，宰相呂諲起復，依前平章事。（《唐書·肅宗紀》）

十一月商州刺史充荊、襄等道租庸使韋倫討康楚元，生擒之，其眾遂潰，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荊、襄皆平。

第五琦作乾元錢、重輪錢，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庚午，貶琦忠州長史，御史大夫賀蘭進明貶溱州員外司馬，坐琦黨也。（《通鑑·唐紀》）

十二月，呂諲領度支使。

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破之於礪子阪。（《通鑑·唐紀》）

公春自東都歸華州，《三吏三別》，均親歷目睹，有感而作。隨物賦形，刻畫宛然；意實情真，精審入微；

憫勉慰薦，曲折低徊；是樂府遺音而沉痛過之，祖風雅蘊義而得其真髓；三百篇後惟杜陵而已。《夏日嘆》曰：『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萬人尚流冗，舉目惟蒿萊。至今大河北，化為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夏夜嘆》曰：『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北城悲笳發，鶴鶴號且翔。沉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均在華州同時之作。由旱熱起興而悲天憫人，思昔傷今，憤世憂時，愁慨萬端矣。立秋次日作《立秋後題》曰：『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棄官之意已決。時關輔饑饉，遂於七月棄官西去，度隴之秦州。蓋東都不能歸，長安又無以自存，惟秦州得雨，秋禾有收，《遣興三首》曰：『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赤谷西崦人家》曰：『溪迴日氣煖，逕轉山田熟。』乃攜家徙居，至秦州暫寓東柯谷，《秦州雜詩》：『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勝蓋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東柯好崖谷，不與眾峰群。落日邀雙鳥，晴天卷片雲。』《通志》：『東柯谷在秦州東南五十里，杜甫有祠於此。』宋栗亭令王知彰記云：『工部棄官寓東柯谷姪佐之居。』趙叟曰：『《天水圖經》載：秦州隴城縣有杜工部故居及其姪佐草堂，在東柯谷之南麥積山端應寺上。』《秦州雜詩》：『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疏懶，休鑷鬢毛斑。』《野人矜絕險，水竹會平分。採藥吾將老，兒童未遣聞。』《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為報駕行舊，鷦鷯在一枝。』隱居終老，一時之感，而入蜀借棲之念，

又萌于此時。《示姪佐》詩曰：『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佐還山後寄三首》曰：『舊諳疏懶叔，須汝故相攜。』『白露黃梁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可見公當時之生活情況。時京師大雲寺主亦謫居秦州，《宿贊公房》：『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西枝邨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西枝邨在秦州近郊，有岩竇之勝，杉漆之利，贊公嘗稱之。詩曰：『卜居意未展，杖策迴且暮。……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朦朧，更越西南頂。』《太平寺泉眼》：『石間見海眼，天畔縈水府。……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何當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羨山泉之美而動卜居之興也。時李白被罪，在謫戍中，有《夢李白二首》、《天末懷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又有寄高適、岑參、賈至、嚴武、鄭虔、畢曜、薛璩、張彪及《月夜憶舍弟》等詩。《留花門》、《東樓》、《雨晴》、《寓目》、《即事》、《遣懷》、《天河》、《初月》、《擣衣》、《歸燕》、《促織》、《螢火》、《兼葭》、《苦竹》、《除架》、《廢畦》、《夕烽》、《秋笛》、《日暮》、《病馬》、《蕃劍》、《銅瓶》、《送遠》、《送人從軍》等詩，均一時之作。憂時寓諷，感物寄慨，身雖棄官，心仍拳拳于國家之危亡，人民之流離也。《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曰：『男兒行處是，客子鬪身強。羈旅推賢聖，沉綿抵咎殃。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屢鮮粧。何太龍鐘極，於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恨，』

龐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隴草蕭蕭白，洮雲片片黃。『秦州病瘡，棄官西度原因，及當時處境與心情，均於詩中見之。置草堂未成，適同谷宰來書言同谷可居，《寄贊上人》：『近聞西枝西，有谷杉柰稠。亭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當期塞雨乾，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盧注：『西枝西曰有谷，定指同谷。近聞，必指同谷邑宰書。公至同谷界詩「邑有賢主人」，「來書語絕妙」，此可相證。《同谷七歌》中「南有龍兮在山湫」，後《發同谷》詩：「停驂龍潭雲，回首虎崖石」，詩云虎穴、龍泓，指此無疑。』是也。冬十月往同谷，《別贊上人》：『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荊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雖處荊棘，年老而志不衰。途中有《兩當縣吳十御江上宅》詩：『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白。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伸枉見黜，以未能盡言責而痛自刻訟。重其人，即所以重民命也。《發秦州》：『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沉聞山水幽。栗亭（《甘肅通志》：栗亭廢縣，在成縣東七十里。《清會典圖》：栗亭，在徽縣西北，有栗河自南注混濁河，即古栗亭川。《九域志》：栗亭川，即濁水也。）名更嘉，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密亦易求。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生平遊。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同谷之當居，秦州之當去，盡見於此。途中赤谷、鐵堂峽、鹽井、寒峽、法鏡寺、青陽峽、龍門鎮、

石龕、積草嶺、泥功山、鳳凰臺，均有詩。凡山川氣候，以至埤垣細草，隨物有形，纖細如畫。千載之下，有如目見身歷，而借景寓志，托諷顯然。真性至情之作也。《同谷七首》^{【五七】}：『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食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第二章：『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唐書》本傳：『時關畿亂離，穀食踴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稻，兒女餓殍者數人。』）七歌創作，均感傷離亂，豪宕淒楚，頓挫淋漓，使人不忍卒讀。元微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也。居同谷不盈月，以十二月一日自隴右入蜀，《發同谷縣》：『況我饑愚人，焉能尚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途經木皮嶺、白沙渡、水會渡、飛仙閣、五盤嶺、龍門閣、石櫃閣、桔柏渡、劍門、鹿頭山，均有紀行詩。嶺暮至成都，《成都府》詩曰：『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初月出不高，眾星尚爭光。』初到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成都記》：『草堂寺在府西七里，寺極宏麗，僧復空居其中，與杜員外居處偪近。』）時高適方制彭州，即寄詩問訊，《酬高使君相贈》詩曰：『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當時之旅況可見。

上元元年，庚子，（公元七六〇年）公年四十八歲。

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

黨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等州節度為鄜坊丹延節度，亦謂之渭北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領邠寧，鄜州刺史杜冕領鄜坊節度副使，分道招討。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使，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通鑑·唐紀》）

三月，以京兆尹李若幽為成都尹，劍南節度使。

四月，李光弼奏，破賊於懷州、河陽。

以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韋陟為吏部尚書，太子賓客房琯為禮部尚書，太子賓客、平章事張鎰為左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崔渙為大理卿。

襄州軍亂，殺節度使史翺，部將張維瑾據州叛。以陝州刺史來瑱為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襄鄧等十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以右羽林大將軍郭英乂為陝州刺史，陝西節度、潼關防禦等使。

閏四月，以禮部尚書房琯為晉州刺史。

太原尹王思禮進位司空。

天下兵馬元帥趙王係改封越王。上御明鳳門，大赦天下，改乾元為上元。是日史思明入東京。自四月雨，至閏月末不止，米價翔貴，人相食，餓死者委骸于路。

五月，以太子太傅韓國公苗晉卿為侍中，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呂諲為太子賓客，罷知政事。以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勾當度支、鑄錢、鹽鐵等使。（《唐書·肅宗紀》）

六月，桂州經略使邢濟奏：破西原蠻二十萬眾，斬其帥黃乾曜等。

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

七月，李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上皇驚，幾墜。如西內居甘露殿，所留侍衛兵纔厓老數十人，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通鑑·唐紀》）

開府高力士配流巫州，內侍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溱州，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致仕。

九月，以荊州為南都，州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其蜀郡先為南京，宜復為蜀郡。（《唐書·肅

宗紀》）

或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乙未命子儀出鎮邠州，党項遁去。戊申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發射生英武等禁軍及朔方、鄜坊、邠寧、涇原諸道蕃漢兵共七萬人皆受子儀節度。制下旬日，復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通鑑·唐紀》）

十一月，李光弼收懷州。

十二月，以右羽林軍大將軍李鼎為鳳翔尹。

公在成都，春營草堂於浣花溪，《卜居》：『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遺營草堂貲》：『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唯表弟，

還往莫辭勞。』蕭實、何邕、韋班等均供果樹竹木，季春堂成，詩曰：『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楹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燕語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後《寄題江外草堂》詩曰：『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亭臺隨高下，敞豁當清川。』草堂之結構景物可見。時韋僊亦寓居成都，嘗為公畫壁，《題壁上韋僊畫馬歌》：『戲拈秃筆掃驊騮，歛見麒麟出東壁。……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愛其神駿而有感身世。《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戲為韋僊雙松圖歌》，則為見畫所作。《蜀相》、《梅雨》、《為農》、《有客》、《賓至》、《狂夫》、《田舍》、《江村》、《江漲》、《北鄰》、《南鄰》、《野老》、《雲山》、《遣興》、《遣愁》諸詩均先後之信，紀事寫景，抒情見志，如聆謦欬，如見儀型。初秋遊新津，《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詩曰：『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鶴注：『此必公暫如新津，與裴同至寺中，故有此作。當在上元元年，蜀州至成都纔百里，故可唱和也。』不久仍回成都，高適時牧彭州，有《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贈蜀僧間丘師兄》、《泛溪》、《出郭》、《恨別》、《散愁二首》作於是時。秋晚，之蜀州，晤高適。仇兆鰲曰：『高由彭州刺蜀州，公時在蜀。《年譜》云：上元元年間常至蜀州之青城新津，是也。』《奉簡高三十五使君》詩曰：『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冬仍居成都。《建都十二韻》曰：『窮冬客江劍，隨事有田園。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邨夜》曰：『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邨春雨外急，

隣火夜深明。』《西郊》曰：『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細柳，江路野梅香。』《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曰：『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皆可見也。

上元二年，辛丑（公元七六一年）公年四十九歲。

二月己未，黨項寇寶雞，入散關，陷刺史蕭恠，鳳翔李鼎邀擊之。

癸亥，以鳳翔尹崔光遠為成都尹、劍南節度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

壬寅李光弼率河陽之軍五萬，與史思明之眾戰於北邙，官軍敗績。光弼、仆固懷恩走保聞喜，魚朝恩、

衛伯玉走保陝州，河陽、懷州共陷賊，京師戒嚴。

三月甲子，史朝義率眾夜襲我陝州，衛伯玉逆擊敗之。

戊戌，史思明為其子朝義所殺。

李光弼以失律，讓太尉、中書令，許之，授侍中、河中尹、晉絳等州節度觀察使。

四月，左散騎常侍張鎬貶辰州司戶長任。（《唐書·肅宗紀》）

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東川節度使李奐奏替之，子璋舉兵襲奐於綿州，道過遂州，刺史虢王巨蒼黃修屬郡禮迎之，子璋殺之。李奐戰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為龍安府，置百官，又陷劍州。

五月乙未，西川節度使崔光遠與東川節度使李奐共攻綿州，庚子拔之，斬段子璋。（《通鑑·唐紀》）
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其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兵士皆斷其腕以取之，亂殺數千人，光遠不能禁。（《唐書·崔光遠傳》）

李光弼入朝，進位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統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行營節度，鎮臨淮。

北京留守、司空、太原尹王思禮卒。（《唐書·肅宗紀》）

八月癸丑朔，加開府儀同三司李輔國兵部尚書。乙未輔國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廚具饌，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通鑑·唐紀》）

自七月霖雨，至是方止，墻宇多壞，漉魚道中。（《唐書·肅宗紀》）

九月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因赦天下，停京兆、河南、太原、鳳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號。（《通鑑·唐紀》）

十月崔光遠卒。（《唐書·崔光遠傳》）

十二月嚴武為成都尹。

公春初居草堂，《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應未已，四海尚風塵。』旋又往新津，《題新津北橋樓》：『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遊修覺寺》：修覺山在新津縣治東南五里，山有修覺寺、絕勝亭，唐玄宗嘗幸此。『詩應有神助，

吾得及春遊。『仲春仍歸成都。《絕句漫興九首》：『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是家。』『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及《客至》、《遣意二首》、《漫成二首》、《春夜喜雨》、《春水》、《江亭》、《早起》、《徐步》、《寒食》、《春水生二絕》、《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諸詩皆可證。秋至青城（《唐書·地理志》：青城，漢江源縣地，屬蜀州，因山為名。）《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野望因過常少仙》、《寄杜位》，草堂本均編在上元二年青城詩內，是也。不久仍歸成都。《送裴五赴東川》：『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東行應暫別，北望苦銷魂。』《送韓十四江東省覲》：『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重傷喪亂，同憾飄零，聲淚俱下矣。《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饑溺之心，胞與之懷，情見乎詞。《唐興縣客館記》亦作於是時。《石筍行》：『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筍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石犀行》：『修築隄防出眾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五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凋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

茫。『奸小擅權，政舛國危，因物托諷，指事寄慨，嫉惡之恨愈深，愛民之忱愈切。《杜鵑行》，則感念明皇，託諷更覺顯然矣。《簡王明府》：『驥病思偏秣，鷹秋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寬。君聽鴻雁響，恐致稻粱難。』《百憂集行》：『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可見當時客居艱窘，有望於友朋之勸助。《戲作花卿歌》、《贈花卿》則以將士驕恣，荼毒人民，對花驚空之譏刺，可謂深入骨髓矣。《病柏》、《病橘》、《枯椶》、《枯枏》各章，賦比時事，託物詠諷，而尤悲於生民之疾苦也。十一月作《草堂即事》：『荒邨建子月，獨樹老夫家。……寒魚依密藻，宿雁聚圓沙。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亦可見公旅況之蕭條。高適至成都，嘗與王綸過草堂同飲，有詩題曰：《王十七侍御綸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後有《王竟攜酒高亦同過》詩。羈旅飄零，有東下吳楚之思，《一室》詩曰：『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巴蜀來多病，荊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逢唐興劉主簿弟》：『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則欲約劉東下也。

（代宗）寶應元年，壬寅，（公元七六二年），公年五十歲。

建寅月，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

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替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澤為群盜，州縣不能制。

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川太守李春。

建卯月，辛亥朔，赦天下，復以京兆為上都，河南為東都，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癸丑，河東諸將殺鄧景山，不復推究亂者，遣使慰諭以安之。

絳州素無儲蓄，民間饑不可賦歛，將士糧賜不充，朔方等諸道行營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突將王元振殺國貞。鎮西、北庭行營兵屯於翼城，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節度使，朝廷因而授之。

辛未，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澤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

建辰月庚辰朔，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行軍司馬斐茂謀奪瑱位，密表瑱倔彊難制，請以兵襲取之，上以為然。癸巳，以瑒為淮西、河南十六州節度使，外示寵任，實欲圖之。密敕以茂代瑒為襄鄧等州防禦使。（《通鑑·唐紀》）

甲午，黨項奴刺寇梁州，觀察使李勉棄郡走。丙申，黨項寇奉天。（《唐書·肅宗紀》）

戊申，中書侍郎、平章事、徐國公蕭華為禮部尚書，罷知政事。以尚書戶部侍郎元載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以禮部尚書韓擇木為太子太保。（《唐書·肅宗紀》）

建巳月，庚戌朔，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丙辰命苗晉卿攝冢宰。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改元，復以建寅為正月，月數皆如其舊。丁卯上崩，李輔國等殺張后、越王係及兗王僴，己巳代宗即位。

甲戌，以皇子奉節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乙亥號輔國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處之。

五月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黨項寇同官華原。

李光弼至徐州，諸將憚其威名，相繼入朝。

六月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餘如故，以程元振代判元帥行軍司馬，仍遷輔國出居外第。來瑱擒裴茂於申口，送京師賜死。

以兵部侍郎嚴武為西川節度使。

七月，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害，拒嚴武，武不得進。（《通鑑·唐紀》）

（《唐書·嚴武傳》）：至德初，肅宗興師靖難，大收才傑，武杖節赴行在，宰相房琯素重之，首薦才略可稱，累遷給事中。既收長安，以武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頗自矜大，出為綿州刺史，遷劍南東川節度使，入為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上皇誥以劍兩川合為一道，

拜武成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入為太子賓客，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二聖山陵，以武為橋道使，無何罷兼御史大夫，改吏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①

八月，徐知道為其將李忠厚所殺，劍南悉平。

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入朝謝罪，上優待之。

郭子儀自河東入朝，時程元振用事，數譖之，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慰撫之，子儀遂留京師。

台州賊帥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民疲於賦歛者多歸之。李光弼遣兵擊晁於衢州，破之。

九月以來瑱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知山南東道節度使。

左仆射裴冕貶施州刺史。

回紇登里可汗率眾來助國討逆，令御史大夫尚衡宣慰之。（《唐書·代宗紀》）

袁晁陷信州。

十月袁晁陷溫州、明州。

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加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

① 原稿本頁頁眉此處有紅筆補云：《通鑑》：廣德二年正月癸卯，合劍南東、西川為一道，以黃門侍郎嚴武為節度使。注：分劍南為東、西道見二百廿卷肅宗至德元載。按思明阻兵河洛，京兆少尹何妨之官。此年始合東、西川為一道，豈上皇詔所合，《新》、《舊》傳皆誤。

雍王見回紇可汗於河北，進克東京及河陽城。

回紇入東京，肆行殺略，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為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紙衣。

十一月朝義自濮州北渡河敗走，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張忠志以趙、恆、深、定、易五州降。

（《通鑑·唐紀》）

李白以疾卒於當塗。（王琢崖輯《年譜》）

十二月，太子太師邠國公韋見素薨。

是歲江東大疫，死者過半。吐蕃陷我臨、洮、秦、成、渭等州。（《唐書·代宗紀》）

杜甫年譜

公居成都草堂。《贈別鄭鍊赴襄陽》：『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地濶峨眉晚，天高峴首春。』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鄉關胡騎滿，宇宙蜀城偏。……卻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魏十四侍御

就敝廬相別》：『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時應念衰疾，書疏及滄浪。』《野望》：『西山白雪三

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絕句》及《江頭五詠》，均憂時傷

亂，觸物寓意之作。時嚴武在成都，與公往來唱和，並時有饋贈。《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層城

臨暇景，絕域望餘春。……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算縉。……辭第輔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

闇相親。』有望於嚴之安攘以報國者甚殷。《嚴中丞枉駕見過》：『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

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趙曰：『公自注云：嚴自東川除西川，勅令都節制，則是未合為一道時，故稱中丞，當是寶應元年，權令兩川都節制時作。』是也。《遭田父泥飲》：『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唐書》本傳：公於浣花里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由此詩及《野人送朱櫻》等詩均可為證。而田家之親切樸直，聲音笑貌，彷彿如見矣。《嚴公廳宴同詠蜀畫圖》，全蜀地形，瞭如指掌。建巳月，公上嚴武《說旱》、《戲贈友二首》，亦同時之作。嚴武《寄題杜二錦江野亭》：『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鵝鸕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避地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寒。』嚴武一再徵聘，意殊殷切也。《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謝嚴中丞送乳酒》等詩，鶴注：詩題曰嚴中丞，則是未為大夫時所作。集中有與嚴中丞、嚴大夫、嚴侍御、嚴鄭公諸題，先後可辯也。得之。《大雨》：『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沉疴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大麥行》：『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簿領辛苦江山長。』喜雨憂邊，無時不忘民間疾苦。《奉送嚴公入朝十韻》：『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愛國憂民，曷已勉人，法言忠告，令人肅然。七月送嚴武入朝，舟行至綿州奉濟驛登陸，有《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

樓宴》及《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郭知達本注：驛在綿州三十里）。《越王樓歌》：『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海棕行》：『自是眾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出群。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姜楚公畫角鷹歌》：『此鷹寫真在左綿，卻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雖寫景詠物，而寄意深，感慨無限。《觀打魚歌》：『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驩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髻，咫尺波濤永相失。』《又觀打魚》：『干戈格鬥尚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物傷其嘆，詩語諫切，籍暴殄天物喻盈城盈野，寓感寓規，針砭中意極悲痛。未幾，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唐書·地理志》：梓州：隋新城郡。武德元年，改為梓州，領郪、射洪、鹽亭、飛鳥四縣。三年，又以益州玄武來屬。四年又置永泰縣。調露元年，置銅山縣。天寶元年改為梓潼郡。乾元元年，復為梓州。乾元後分蜀為東、西川，梓州恒為東川節度使治所。）有《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原注：時王在梓州。）《光祿坂行》，傷今思昔，寫離亂奔走之真情實景。《從事行》：『我行入東川，十步一迴首。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有。』《悲秋》：『涼風動萬里，群盜尚縱橫。……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客夜》：『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客亭》：『聖朝無棄物，衰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公客居梓州時之心情與處境，由此可以概見。《九日登梓州城》：『弟妹悲歌里，乾坤醉眼中。兵戈奧關塞，此日意無窮。』觸景感慨，家國兩愁。時嚴武因徐知道據劍閣，尚在棧

【六五】

【六四】

道中，未出巴西，故《九日奉寄嚴大夫》有曰：『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秋盡》：『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好一開。』秋盡未回，客愁未解，詩作於未迎家之前。據此詩，知公未嘗回成都。諸譜多謂秋末回成都迎妻子，或有誤。且遍考諸詩，亦無一語及此。仇云：恐是遣弟往迎，頗近情理。十一月至射洪。（《唐書·地理志》：梓州屬，漢郪縣地，後魏分置射洪縣。《九域志》：在梓州東南六十里。）《野望》：『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携。』到金華山玉京觀訪陳子昂讀書堂。（《輿地紀勝》：陳拾遺書堂在射洪縣北金華山，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金華山讀書堂，今在玉京觀之後。）《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才。』至縣北東武山下訪陳子昂故居，《陳拾遺故宅》詩曰：『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又公在綿州時，《送梓州李使君之任》詩云：『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為我一潸然。』由對陳之傾心，即可見公之抱負矣。《奉贈射洪李四丈》：『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峽，掛席窮海鳥。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倒。』飄零離亂，欲出峽而不能，困厄之情可知。《謁文公上方》：『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佛乘之義。蓋公飽經憂患，懷抱未伸，鬱結所發也。旋復南之通泉。（《唐書·地理志》：通泉，漢廣漢

縣地，乃隋縣也。〕《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儼裝逐徒旅，達曙凌險澀。……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衰病依人，不免窮途岐路之悲。《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國難方殷，雖山水佳勝，不足以舒憂也。在通泉訪郭元振故宅，（鶴注：郭公魏州貴鄉人，宅在京師宣陽里，此云故宅，當是尉通泉時所居。）於慶善寺觀薛稷書畫壁，（《輿地紀勝》：薛稷書慧普寺三字，徑三尺許，在通泉縣慶善寺聚古堂。）又於通泉縣署壁後觀稷所畫鶴，（《名畫錄》：蜀郡亦有鶴并佛像菩薩等傳於世，并稱神品。）均有詩。《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及《苦戰行》、《去秋行》，皆一時先後之作。冬晚在梓州，聞雍王授鉞，會師陝州，河北薛嵩、張忠志相繼降，作《漁陽》詩曰：『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諷燕人之翻然早歸也。《唐書》本傳：『遊東蜀，依高適。』或云當在此時。嚴武入朝之後，按公在梓州，與章彝留後最善，有後與章彝諸詩可証，不得謂之依適也。

廣德元年，癸卯，（公元七六三年）公五十一歲。

正月，制開府儀同三司、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潁國公來瑱，削在身官爵，長流播州，尋賜死於路。（《唐書·代宗紀》）

田承嗣以莫州降，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亦降。朝義東奔廣陽，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通鑑·唐紀》）

閏月，以史朝義下降將李寶臣為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清河郡王，充成德軍節度使。薛嵩為檢校刑部尚書、相州刺史、相衛等州節度使。李懷仙檢校兵部尚書、兼侍中、武威郡王、幽州節度使。田承嗣檢校戶部尚書、魏州刺史、雁門郡王、魏博等州都防禦使。

二月，回紇登里可汗辭歸蕃。

三月，襄州右兵馬使梁崇義，殺大將李昭，據城自固，乃授崇義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玄宗、肅宗歸祔山陵。

四月，河南副元帥李光弼奏生擒袁晁，浙東州縣盡平。（《唐書·代宗紀》）

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通鑑·唐紀》）

七月，改元曰廣德，大赦天下。

吐蕃大寇河、隴，陷我秦、成、渭三州，入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

（《唐書·代宗紀》）

八月，房琯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卒於閬州僧舍。（《唐書·房琯傳》）

九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因為吐蕃鄉導。（《唐書·代宗紀》）

十月庚午朔，辛未，高暉引吐蕃犯京畿，寇奉天、武功、盩厔等縣。蕃軍自司竹園渡渭，循南山而東。丙子，駕幸陝州，上出苑門，射生將王獻忠，率四百騎叛，脇豐王已下十王歸京，從官多由南山諸谷，赴行在，郭子儀收合散卒，屯於商州。丁丑，次華州，官吏藏竄，無復儲擬。戊寅，吐蕃入京師，立廣武王承宏為帝。辛巳，車駕至陝州。子儀在商州，會六軍使張知節、烏崇福、長孫全緒等，率兵繼至，軍威遂振。舊將王甫，誘聚京城惡少，齊擊街鼓於朱雀街，蕃軍震懾，狼狽奔潰。庚寅，子儀收京城。高暉聞吐蕃潰，以三百騎，東奔至潼關，為關守李伯越所殺。（《唐書·代宗紀》）

十一月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宦官廣州市舶使呂太一發兵作亂，節度使張休棄城奔端州。太一縱兵焚掠，官軍討平之。

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甲午至長安，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權寵無比。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入於吐蕃矣。

（《通鑑·唐紀》）

公在梓州，《花底》、《柳邊》兩章，借花柳以寄慨。《遠遊》：『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流離衰病之際，仍憂心於社稷之安危。《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至性至情，欲哭欲歌，千載如見。《春日梓州登樓二首》：『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荊門。』仇曰：『恐北歸未能，轉作東遊之想。』按北歸洛陽，可取道荊襄，『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可證。^①《百舌》詩曰：『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借物寄慨，明

刺奸惡。間嘗至閬州，（《唐書·地理志》：閬州，隋巴西郡。武德元年，改為隆州。先天元年，改為閬州，舊領縣八。至京師一千九百一十五里，至東都二千七百六十里。）有《題郾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及《郾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詩。（《唐書·地理志》：郾，漢縣，屬廣漢郡，歷晉、宋、齊不改。隋改為梓州，煬帝改為新城郡。二城左帶潼水，右挾中江，鄰居水陸之要。梓州所治，以梓潼水為名也。）（《一統志》：廢郾縣在潼川州治東，明併入州，州西一百里有漢廢郾縣故城。）《雙燕》詩曰：『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短歌行送祁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君今起柁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託燕自喻，預約會期，仍有出峽之思。歸梓時，遊牛頭、兜率、惠義諸寺，數陪李梓州泛江，均有詩。又送辛員外至綿州。（《唐書·地理志》：綿州，隋金山郡。武德元年，改為綿州，領巴西、昌隆、涪城、魏城、金山、萬安、神泉七縣，至京師二千五百九里，至東都三千二百五十九里。）《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十五使君二首》，仇注曰：『竇應元年夏，公送嚴武至綿州。廣德元年春，公在梓州，有《惠義寺送辛員外》詩，中云：「細草殘花」，蓋春候也。末云：「直到綿州」，蓋重至綿州矣。此詩末章言春暮，正其時也。今依黃鶴編在廣德元年春綿州作，黃謂年譜脫編，是也。』得之。《泛江送客》，即作於暫遊左綿時。歸梓途中，遊香積寺官閣，涪江送韋

① 原稿本頁頁眉此處有紅筆補云：出峽，下荊門，東至吳楚，似亦可以由荊襄至洛陽。

班歸京，均有詩。（《唐書·地理志》：涪城，綿州屬，漢涪縣地，東晉置始平郡，後魏改為涪城及潼縣，隋改潼為涪城。涪城在梓州西北五十五里（鶴注）。）《奉送崔都水翁下峽》、《泛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范郎中季明》、《送路六侍御入朝》諸詩，均一時先後之作。旋又往漢州，（《唐書·地理志》：垂拱二年，分益州五縣置漢州。天寶元年，改為德陽郡。乾元元年，復為漢州。至京師二千二百里，至東都三千一百一十六里。）《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唐書·房琯傳》：上元元年四月，改禮部尚書，尋出為晉州刺史，八月改漢州刺史。詩曰：『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得房公池鵝》：『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據此詩春末房已在途中，而《唐書·房琯傳》謂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或有誤。《答楊梓州》及《舟前小鵝兒》二章，亦作於是時。《官池春雁二首》：『青春易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矰繳絕須防。』歎慰春雁以自抒感慨也。回梓州，時章彝為刺史，《陪章留後侍宴南樓》：『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出塵閼軌躅，畢景遺炎蒸。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知公是年夏日均在梓。《稂拂子》：『稂拂且薄陋，豈知身効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嘔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縢。』借物寄慨，義正情深。《送陵州路使君之任》：『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眾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憂國愛民，赤心如見。八月與漢中王同會於章梓州水亭，詩原注：『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章梓州橘亭餞成

都寶少尹》，《隨章留新亭會送儲君》，皆一時之作。《九日》：『去年登高鄴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酒闌卻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對雨》：『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舊悲新愁，交織胸中，念征人，慮社稷之安危也。《喜雨》詩曰：『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原注：『時浙右多盜賊。』蓋浙東袁晁之亂，公於梓閬道中（《九域志》：閬州西至梓州二百二十里），感於天災人禍，民不聊生，激憤之呼也。九月在閬州，祭房琯，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薄暮》，《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放船》、《薄遊》、《放歌行》等詩，均作於是時。《遣憂》詩曰：『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巴山》：『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回。……狼狽風塵裏，群臣安在哉。』《早花》：『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直苦風塵暗，誰憂客鬢催。』吐蕃陷京，代宗奔陝，官吏竄散，傷心之作，憂時不憂老矣。得家書，知女病，因急歸梓，《發閬中》：『女病妻憂歸意急，秋花錦石誰能數。別家三月一書來，避地何時免愁苦。』按前後諸詩，公或係八月末自梓之閬，十一月末歸梓。仇注：『年譜謂秋往閬州，冬晚復回梓州。據《客舊館》詩，則初秋別梓，秋盡復回也。』但公於八月尚與漢中王會于章梓州水亭，十一月在閬州仍有詩，故仇說不足為據。《冬狩行》：『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迴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

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嚴詞規諷，慨時憂國，悲痛欲哭矣。《山寺》及《桃竹杖引》二章，微旨託諷，氣奧心苦。時邊防緊急，松維危殆，作《西山三首》，詩曰：『蜀將分旗鼓，羌兵助鎧鉞。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煙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漫山賊營壘，迴首得無憂。』『辯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歸。』胸富才略而洊逢離亂，憂國籌時之懷，發為詩歌，故悲涼而激壯。《警急》、《王命》、《征夫》諸詩，亦同時之作。《客舊館》：『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桃竹杖引》：『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枻白帝城。』《送崔翁下峽》：『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訊，到日自題詩。』蓋公飄泊巴蜀，東下吳楚之心仍切，屢見於詩。其時方有京兆功曹之補，因下峽之意已決，故辭不赴召。《別馬巴州》詩原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可證。本傳詔在上元二年，《唐詩紀事》詔在永泰元年均誤。《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行資具備，東行有日矣。詩又曰：『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身將遠去，心仍眷念於故國，時公尚未聞代宗還京之訊也。公之旅蜀，唯四弟占與俱，（公有四弟：穎、觀、豐三人，各在他鄉，唯占從公入蜀。）乃囑歸成都，檢校草堂，臨行示以詩曰：『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為草堂迴。鵝鴨宜長數，紫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雖暫作旅人，終當歸住草堂，故命弟檢校，使勿就癢蕪。前《寄題江外草堂》：『尚念四小松，蔓草勿拘纏。』

霜骨不堪長，永為隣里憐。』《送韋郎司直歸成都》：『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原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送竇九歸成都》：『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公於『慘澹凌風煙』之中，仍時懷思草堂也。《歲暮》：『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濟時之心，老而彌壯。是年并有《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廣德二年，甲辰，（公元七六四年）公年五十二歲。

正月，己亥朔，合劍南東、西川為一道，以黃門侍郎嚴武為節度使。（《通鑑·唐紀》）^①

司徒、兼中書令郭子儀充河東副元帥、河中等處觀察，兼雲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督。（《唐書·

代宗紀》）

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尋復令於江陵安置。（《通鑑·唐紀》）

七月己酉朔，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臨淮王李光弼薨於徐州，廢朝三日。

① 原稿本頁開頭有貼紙系補云：《通鑑》注：分劍南為東、西道見二百廿卷《肅宗紀》。《考異》曰：《舊》傳：『武為京兆少尹，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出為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上皇詔兩川合為一道，拜武劍南節度使。』《新》傳：『武為少尹，坐房瑄貶巴州刺史，遷東川。』餘同《舊》傳。按思明阻兵河、洛，京兆少尹何妨之官。此年始合東、西川為一道，豈上皇所詔，《新》《舊》傳皆誤。《唐書·地理志》：至德二年十月，改蜀郡為成都府，長史為尹。又分為劍南、東川、西川，各置節度使。廣德元年，黃門侍郎嚴武為成都尹，復併東、西川為一節度。

八月丁卯，宰臣王縉為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淮南、山南東道節度行營事，進封太原郡公。宰相杜鴻漸判門下省事。癸巳，王縉兼領東京留守。（《唐書·代宗紀》）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眾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通鑑·唐紀》）

九月乙未朔，丙申，詔徵河中兵討吐蕃，將發，是夜軍眾譟譟，劫節度使崔寓家財及民家財產殆盡，皆重裝而行，吏不能禁。

自七月大雨未止，京城斗米值一千文，蝗食田。

己酉，南陽郡公、江南西道觀察、洪州刺史張鎬卒。

辛亥，河東副元帥、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加太尉，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已東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撫使。

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進位司徒，充南道通和吐蕃使、鳳翔秦隴臨洮東觀察使。

己未，劍南節度嚴武攻拔吐蕃當狗城，破蕃軍七萬。【七四】

尚書左丞楊綰知東京選，禮部侍郎賈至知東都舉，兩都分舉選，自此始也。

是秋蝗食田殆盡，關輔尤甚，米斗千錢。（《唐書·代宗紀》）

十月丙寅，僕固懷恩引吐蕃二萬寇邠州，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丁卯，寇奉天，京師戒嚴。先鋒郭

晞斬賊營於邠州西，俘斬數百計。子儀屯涇陽，蕃軍挑戰，子儀不出。

劍南嚴武奏收吐蕃鹽井城。（《通鑑·代宗紀》作鹽川城）

十一月乙未，懷恩與蕃軍自潰，京師解嚴。

丁未，子儀自涇陽入覲。（《唐書·代宗紀》）

十二月乙丑，加郭子儀尚書令，子儀固辭不受，還鎮河中。（《通鑑·唐紀》）

是歲戶部計帳，管戶二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口一千六百九十二萬三百八十六。（《唐書·代

宗紀》）

高適召還為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渤海縣侯。（《唐書》本傳）

是歲鄭虔、蘇源明相繼卒。

公春初自梓携家出峽，先至閬州。（自梓之閬確在何時，不見於詩，但去年女病歸家，妻子在梓，此

時出峽，遣占弟歸成都，公必携眷同行也。）《城上》詩曰：『草滿巴西綠，城空白日長。……遙聞出巡狩，

早晚徧遐荒。』代宗出奔，松維初陷，觸景傷感，悽然欲哭。《收京》詩曰：『尅復誠如此，安危在數公。

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喜聞收京而縈憂事後。《泛江》、《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及《陪王使君

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皆同時之作。《釋悶》：『天子亦應厭奔走，群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

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嫉惡如仇，憂生民之仍未能安。《贈別賀

蘭銛》：『國步初反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發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代宗還京而兵亂未解，銛已東下而公仍滯蜀，傷感之作也。《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二首》、《暮寒》、《滕王亭子二首》、《玉臺觀二首》，亦同時所作。《傷春五首》曰：『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萊足雲氣，應合總從龍。』『牢落官軍遠，蕭條萬事危。……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釣，王肯同載歸。』『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豈無嵇紹血，霑灑屬車塵。』『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蘿。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巴閬僻遠，聞收宮闕，已在數月之後。憂亂傷春，望君脩德，悱惻纏綿，詞微而意顯，發于忠君愛國之誠也。^①《奉寄章十侍御》（原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詩曰：『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綸。』^②（《唐書·嚴武傳》：武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殺之。）《新》傳略同。（鶴注：考二史，皆云嚴武殺梓州刺史章彝，此詩云『朝覲從容問幽仄』，意必彝將入朝，而武杖殺之。此當是廣德二年作。）是後公既無詩及之，史傳亦不見彝有別除，鶴注是也。《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唐書·地理志》：劍州屬劍南道。隋晉安郡。武德元年，改為始州。聖曆二年，置劍門縣。先天二年，改始州為劍州。天寶五

① 原稿本頁有夾紙系補云：《八哀·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吐蕃未清。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文。

② 原稿本頁有貼紙系補云『勿云江漢有垂綸』句，似公出峽之意已決。仇注：『章必素有薦引之意，故結語反言以諷之。』疑非。

年，改為普安郡。乾元元年，復為劍州。至京師一千六百六十二里，至東都二千五百六十里。」詩曰：『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東下吳楚，仍回首江樓，思念故交。《別馬巴州》^{【七六】}（原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仇曰：『本傳謂召補功曹不至，在上元二年。王洙因之而誤。蔡興宗《年譜》，編此詩在廣德元年，亦尚未確。廣德二年，《奉待嚴大夫》詩云：「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荊門去鵲催。」此詩云：「扁舟繫纜沙邊久」，「獨把釣竿終遠去」。兩詩互証，知同為二年所作矣。』今按《舊》傳曰：『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梠，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功曹。』《新》傳曰：『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東西兩川，往依焉。』蓋公將適荊楚，故于廣德二年春寄別馬巴州，仇說是也。至補京兆功曹，應為廣德元年冬晚之事，因出峽意決，辭而不赴，且功曹無補時艱，故曰：『功曹非復漢蕭何。』二史均似有誤。《閬山歌》、《閬水歌》、《遊子》、《南池》諸詩，均是年春公在閬州所作。二月將離閬東下，聞嚴武將再鎮蜀，乃改計赴成都。《奉待嚴大夫》：『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荊門去鵲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自閬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三首》：『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邊。』知公回成都出諸意外，臨行《別房太尉墓》有詩，途中又有《渡江及先寄嚴鄭公五首》。屬望於嚴之能安閬閭而靖邊患，公亦可息居草堂。喜慰之情，洋溢於詞氣間矣。《春歸》詩曰：『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蓋至成都已春三月也。《草堂》、《四松》、《水檻》、《破船》諸詩，均

歸後之作。《登樓》詩曰：『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七九】

慨時事，念生民，蒼涼沉著，辭婉意深，屈宋之嫡裔也。時嚴武表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後《客堂》詩：『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獨坐》：『滄溟恨

衰謝，朱紱負平生。』蓋指此。《揚旗》（原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嚴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詩有曰：『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荆。』《立秋雨院中有作》：『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窮途愧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知公入武幕，在是年夏六月也。

秋，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宿府》、《陪鄭公秋晚北池臨洮》等詩。時

【八〇】

曹霸在成都，（《名畫記》：曹霸，魏曹髦之後。髦書稱於後代，霸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詔寫御

馬及功臣。官至左武衛將軍。）公作《丹青引》贈之。《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歌》、《送韋諷上閬州

錄事參軍》兩詩，皆同時之作。黃鶴定在廣德二年成都所作，是也。居幕中，上武《東西兩川說》。《遣

悶奉呈嚴公二十韻》：『黃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平地專欹倒，分曹失異同。……束縛酬知己，蹉

跎效小忠。……曉入朱扉啟，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幕中勞瘁，武雖待公以禮，而官

守所拘，且與同輩意見不侔，故上詩言胸臆，欲暫歸草堂。詩又曰：『烏鵲愁銀漢，驚駘怕錦幃。會希全

【八一】

物色，時放倚梧桐。』《晚秋陪嚴鄭公訶池泛舟》：『莫須驚白鷺，為伴宿青溪。』已有出幕之意，至明

年正月即辭幕回村矣。《到村》、《邨雨》、《倦夜》等詩，即公乞假回村之作。《嚴鄭公階下新松》、

《嚴鄭公宅同詠竹》，體物托諷，寄慨極深。《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對嚴頌揚備至。《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詩曰：『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乏，歡娛到薄躬。』真情篤誼，躍然紙上。可證《新書》本傳登床瞪視笑罵之非。秋，弟穎往齊州，《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詩云：『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仇注：『兩弟謂豐與觀。』聞一多先生《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引大曆元年公詩題『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謂豐流落江左凡十年，本年詩云『兩弟亦山東』者，豐必不與。詩蓋言穎赴齊後，併觀為兩弟在山東耳。按戰國時稱殽函之東為山東，唐代則華岳以東、長安以東皆稱山東，江左似亦包括在內。且『海畔』與『山東』為對文，仍當與仇說為是。至《遠懷舍弟穎觀等》詩云：『陽翟空知處，荆南近得書。』按唐至德初置荊南節度，治荊州。陽翟，夏禹始封邑，今河南禹縣。均在長江以北，黃河以南，長安之東。聞箋：『以穎觀并提，知二人本同在一地，後乃分離，一往陽翟，一至荊南。』并無確據，似亦難以作在山東者為穎與觀之旁證。《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諷諭當時，補史之缺。黃鶴定為廣德二年在成都作，得之。鄭虔、蘇源明相繼卒，公《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哀傷友于，熱淚縱橫，如見其悲，如聞其哭。『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道消詩興發，心息酒為徒。……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凶荒喪亂，公之揮涕哀傷，非僅為鄭、蘇已也。《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詩：『湖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

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瘡痍滿目，餘寇未平，民死兵賦，生者亦無以為活。詩雖為別唐十五而作，實為瀕死之民大聲而疾呼。張遠注：『時唐十五必往東都赴舉，公故寄詩，為之先容也。』乘其便耳。冬仍在嚴武幕中，有《初冬》、《寄賀蘭鈺》、《至後》等詩。感慨身世，仍念念不忘於乾坤之震蕩，干戈之未息。每飯不忘君，亦每飯不忘民也。^①

永泰元年，乙巳，正月改元，（公元七六五年）公年五十三歲。

正月，澤潞李抱玉兼鳳翔、隴右節度使，兼南道通和吐蕃、鳳翔、秦隴、臨洮已東觀察處置等使，仍命四鎮行營節度使馬璘為副和吐蕃使。

左散騎常侍高適卒。

劍南節度使嚴武加檢校吏部尚書。（《舊書·代宗紀》）

二月，黨項寇富平，焚定陵殿。（《通鑑·唐紀》）

內出宮女千人，品官六百人，守洛陽宮。（《舊書·代宗紀》）

三月壬辰朔，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乂、禮部侍郎賈至等十三人於集賢院待制。（《通鑑·唐紀》）

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

① 原稿本頁本段上有貼紙系補云：十月嚴武攻吐蕃鹽川城，《初冬》詩曰：『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蓋公雄才大略，對國家安危，運籌帷幄，以遂其稷契之志。

以勲臣罷節制者，京師無職事，乃合於禁門書院，間以文儒公卿寵之也。仍特給殮本錢三千貫。（《舊書·代宗紀》）

庚子，夜降霜，木有冰。歲饑，斗米千錢，諸穀皆貴。（《舊書·代宗紀》）

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疏曰：『……今興師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瓦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

庚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郭子儀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

（《通鑑·唐紀》）

辛亥，大風拔木。是春大旱，京師米貴，斛至萬錢。（《舊書·代宗紀》）

四月，己巳，乃雨。（《舊書·代宗紀》）

辛卯，劍南節度使嚴武薨。武三鎮劍南，厚賦斂以窮奢侈，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通鑑·唐紀》）

五月，以尚書右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為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舊書·代宗紀》）

七月，辛卯朔，淄青節度使侯希逸為副將李懷玉所逐。制以鄭王邕為平盧、淄青節度大使，令懷玉權知留後事。

庚子，雨，時久旱，京師斗米一千四百，他穀稱是。【八八】（《舊書·代宗紀》）

九月，庚寅朔，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刺數十萬眾俱入寇。吐蕃自北道趣奉天，黨項羌、渾、奴刺三眾寇同州，逼整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懷恩遇暴疾而歸，丁酉死於鳴沙。是日吐蕃十萬眾至奉天，京城震恐。丙午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庚戌，下制親征。^①

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醴泉，黨項西掠白水，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通鑑·唐紀》三十九）

十月己未，吐蕃至邠州，與回紇相遇，復合從入寇。辛酉，逼奉天。癸亥，黨項攻同州，焚州民廬舍。丁丑，郭子儀說諭回紇，合回紇軍擊吐蕃之眾於靈臺縣之西原。辛巳，京師解嚴。（《舊書·代宗紀》）

乙酉，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賚繒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

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乂入為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寢盛，分為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通鑑·唐紀》）

閏十月，乙巳，郭子儀入朝，己酉還河中。（《通鑑·唐紀》）劍南節度使郭英乂為其檢校西川兵馬

① 原稿本頁末頁眉有貼紙補云：永泰元年 九月辛卯，太白經天，……時以星變，羌虜入寇，內出《仁王佛經》兩輦，付資聖、西明二佛寺，置百尺高座講之。及奴虜寇逼京畿，方罷講。（《舊書·代宗紀》） 九月庚寅朔，置百尺高座於資聖、西明兩寺，內出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於光順門外，從至寺。（《通鑑·唐紀》）

使崔旰所殺，邛州柏茂林、瀘州楊子琳、劍南李昌巵，皆起兵討旰，蜀中亂。（《舊書·代宗紀》）

崔旰宣言英乂反，帥所部五千餘人襲成都。辛巳戰于城西，英乂大敗，旰遂入成都，屠英乂家。英乂單騎奔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殺英乂，送首于旰。

春正月，辭幕府歸浣花溪草堂。《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詩：『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敝廬遣興奉寄嚴公》詩：『跡忝朝廷舊，情依節制尊。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為門。』真情畢露，對嚴武仍致繾綣之意。《春日江村五首》：『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郊扉存晚計，幕府愧羣材。……鄰家送魚鼈，問我數能來。』『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營屋》詩：『草茅雖薙葺，衰疾方少寬。洗然順所適，比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憇息歡。』《長吟》詩：『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草堂托居，江天長吟，景物人情，與幕府束縛不啻有霄壤之別。而感懷古人，不忘故交，形骸之累已除，有躬耕自給之意。其志蓋非終老花溪也。姦邪當道，殃民禍國，公《除草》詩曰：『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荷鋤先童稚，日入仍討求。……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姑息養癰，貽患靡窮，率先除惡，務盡根株，以振國家，以安良善。凜然之氣，萬古長新。時吐蕃、黨項入寇，畿輔不靖，郭子儀屯兵涇原，故公《春遠》詩曰：『數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念故鄉，即所以憂國亂。《喜雨》、《聞

高常侍亡》、《天邊行》等詩，皆是時之作。天災人禍，接踵而來，傷故舊，念骨肉。臨江之哭，哀民生之多艱也。《三韻三篇》，《莫相疑行》，《赤霄行》，憤世嫉俗，慨嘆極深，寓至性真情於諷喻。黃鶴定為永泰元年所作。五月，郭英乂為成都尹，公與英乂有舊，但志不相合。前詩《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有曰：『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遂去草堂，下忠渝。《去蜀》詩：『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旅夜書懷》：『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將作荊楚之行，而仍不忘於國家之安危。自成都南下徑嘉州（今四川樂山縣）。岑參曾為嘉州刺史。《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漾舟千山內，日入泊枉渚。』：『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浩蕩前後間，佳期赴荊楚。』《狂歌行贈四兄》：『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繞樓。』：『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知公於楓葉尚青之時，與從兄相見於嘉州，而扁舟竹杖仍將終適吳楚。順流經戎州（今四川宜賓縣），渝州（今四川巴縣），《宴戎州楊使君東樓》：『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藝文類聚》八十七：《南中八郡志》曰：犍為犍道縣出荔枝。（宋白嘉州詩：『最念春風嘗酒處，梅酸筍翠後溪頭。』又：『嘉陽信美郡，風物實多奇。有湖題明月，有樓名荔枝。』）《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山帶烏蠻闊，江連白帝深。船經一柱觀，留眼共登臨。』遠適荊蠻，仍念念於故人也。六月至忠州，有《宴忠州使君宅》、《題忠州龍興寺院壁》及《撥悶》、《禹廟》等詩。《哭嚴僕射歸櫬》詩：『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知遇情切，無限愴悽，眷眷之情如此，可作《新唐書》及《四川通志》

所載嚴武欲殺子美之非之又一旁證。自忠州至雲安縣（《唐書·地理志》：雲安，漢胸臆縣，屬巴郡。故城曰萬戶城。縣西三十里有鹽官。即今雲陽場。《夔州府志》：鹽井百三十三眼，設竈三百五十七座，產鹽，供配雲陽、開縣、新寧、達縣、東柳、石碛、梁山、萬縣、奉節、巫山，以及湖北之建始、宣恩、利川、恩施、鶴峰十五縣。）時已近秋末，因病，即留居雲安。《雲安九日鄭十八携酒陪諸公宴》詩曰：『地偏初衣袂，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將曉二首》詩曰：『巴人常小梗，蜀使動無還。』《長江二首》詩曰：『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眾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慨世亂，念生民，衰病流離之中，不忘君國。《懷錦水居止二首》詩曰：『天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雪嶺界天白，錦城曠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懷錦水，亦所以念曲江。^①《青絲》詩曰：『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齏粉期。不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亂臣賊子，引狼入室，震動畿輔，荼毒人民，口誅筆伐，直斥不少恕。歷史局限，自難以今日尺度苛責古人。《三絕句》雜述叛亂，補史之缺。群盜劇虎狼，禁軍同羌渾，民罹慘禍，即公秦雲之哭。諸家編年，先後不同。按天寶亂後，天下鼎沸，中人握兵，神策寢盛，係在代宗回京以後。僕固懷恩誘黨項羌渾入寇，史冊具載，事亦在永泰元年九月，詩當作於是年之冬無疑。《遣憤》詩曰：『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蜂蠆終懷毒，雷霆可震威。』忠誠謀國，大聲疾呼，易諷喻而為極諫矣。《承聞故房相公靈輿自閬州啟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一

^① 原稿本頁頁眉有貼紙補云：《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

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間。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劍動親身匣，書歸故國樓。盡哀知有處，為客恐長休。』《舊書·房琯傳》：寶應二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在途遇疾，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於閬州僧舍，時年六十七歲，贈太尉。傷心歸櫬，欲終哭於東都，而風塵不解，悲客死途中，痛房兼以自痛。《十二月一日三首》：『未將梅蘂驚愁眼，要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盃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知公自秋徂冬，病羈雲安，未能下峽，遠懷家國，憂思如結。對負鹽出井女、打鼓發船郎同情備至。身雖衰病，心仍在民。《又雪》詩：『冬熱鴛鴦病，峽深豺虎驕。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托物寄志，感慨更深矣。呂譜云：『嚴武平蜀亂，甫遊東川，除京兆功曹，不赴。』按嚴武卒於是年四月，秋即歸櫬。崔旰襲成都，則在是年閏十月。武既未平蜀亂，除京兆功曹亦係廣德元年冬公在梓閬間事。呂譜誤之。

大曆元年，丙午，十一月改元，（公元七六六年）公五十四歲。

春正月丁巳朔，丙戌，以戶部尚書劉晏，充東都京畿、河南、淮南、江南東西道、湖南、荊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以戶部侍郎第五琦，充京畿、關內、河東、劍南西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至是天下財賦，始分理焉。（《舊書·代宗紀》）

上年同華節度使周智光，擊破吐蕃於澄城北，因逐北至郾州，殺郾州刺史張麟，阡郾坊節度使杜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詣闕獻捷，再宿歸鎮，至華州益驕橫，聚亡命無賴數萬，縱其剽掠，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通鑑·唐紀》）

二月丁亥朔，乙未，貶刑部尚書顏真卿為峽州員外別駕，以不附元載，載陷之於罪也。（《舊書·代宗紀》）

己亥，命大理少卿楊濟修好於吐蕃。（《通鑑·唐紀》）

壬子，以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

癸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兼劍南東川節度使，邛州刺史栢茂琳為邛南防禦使，以崔旰為茂州刺史充西山防禦使。

三月，張獻誠與崔旰戰於梓州，獻誠軍敗，僅以身免，旌節為旰所奪。（《通鑑·唐紀》）

六月，自春旱，此月庚子始雨。

七月，自六月大雨，洛水泛溢，漂溺居人廬舍二十坊。河南諸州水。（《舊書·代宗紀》）

八月，杜鴻漸至蜀境，聞張獻誠敗而懼，進至成都，州府事悉以委旰，又數薦之於朝，因請以節制讓旰，以栢茂琳、楊子琳、李昌巖各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壬寅，以旰為成都尹、西川節度行軍司馬。

甲辰，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通鑑·唐紀》）

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

京兆尹第五琦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流亡。（《通鑑·唐紀》）

己丑，和蕃使楊濟與蕃使論位藏等來朝。丙申，令宰臣宴論位藏於中書省。

十二月，癸卯，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專殺陝州監軍張志斌、前虢州刺史龐充，據華州謀叛。是冬無雪。

【九四】

（《舊書·代宗紀》）

是年春，公仍居雲安，寓嚴明府水閣。仇注：《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嚴明府，雲安縣令也。

時公居嚴之水閣，故作詩以贈之。』詩曰：『東城抱春岑，江閣隣石面。』《子規》詩曰：『峽裏雲安縣，

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客居》詩曰：『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

杜甫年譜

濤鬱飛翻。葱青眾木梢，邪豎雜石痕。』上年《十二月一日三首》有曰：『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

霧黃。』是公所居水閣形勢之有足徵者。又曰：『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新亭舉目風景

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杜鵑》詩曰：『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贈鄭十八賁》詩曰：『水陸迷

畏途，藥餌駐修軫。』《別蔡十四著作》詩曰：『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客居》詩曰：『生理不

【九五】

得論，臥愁病腳廢。』長安在念，中原未平，公病肺病腳，已不止一秋強矣。《水閣朝霽》：『雨檻臥花

叢，風床展書卷。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贈鄭十八賁》：『步趾

詠唐虞，追隨飯葵堇。數杯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及《南楚》、《子規》諸詩，知公當時之生活與情緒，

亦可見嚴之欸待殷切也。《客居》詩曰：『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稷契易為力，犬戎何足吞。』《別蔡十四著作》：『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覩耕桑民。』『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窮谷無粟帛，使者來相因。』紀蜀事，痛世亂，觸目感傷，志在稷契，冀得人而理，靖禍亂，安黎庶，每飯不忘君，饑溺如身受也。時岑參方為嘉州刺史，寄詩贈之。《文獻通考》二百三十一：岑參，南陽人。天寶三年進士，累官補闕起居郎，出為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幕府，為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罷終於蜀。按至德二載六月，公與裴薦等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至本年恰十載，故詩曰：『不見故人十年餘。』詩又曰：『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限玉除。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知公是年春仍留居雲安。杜鴻漸為劍南東西川副元帥係本年二月事，詩必作於杜到蜀之前無疑。春晚，自雲安移居夔州。《通典》一百七十五：夔州今理奉節縣。漢屬巴郡，梁置信州，武德三年改為夔州，基後或為雲安郡，郡城臨江。領縣四：奉節、漢魚復縣地，又有魚復縣故城在北赤甲城是也，即楚之江關，有白帝城及諸葛亮八陣圖聚石焉。雲安、巫山、大昌。《舊書·地理志》：夔州，貞觀十四年，為都督府，督歸、夔、忠、萬、涪、渝、南七州。後罷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為雲安郡。至德元年，於雲安置七州防禦使。乾元元年，復為夔州。《移居夔州》詩曰：『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客堂》詩曰：

『巴鶯紛未稀，微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知公移居夔州，已在春去麥熟農事方興之時矣。

《客堂》詩曰：『捨舟復深山，窅窕一林麓。』《催宗文樹雞柵》：『驅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墻

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貽華陽柳少府》：『俱客古信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

《雨》：『郊扉及我私，我圃日蒼翠。』《雨二首》：『殊俗狀巢居，層臺俯風渚。』元稹《通州》詩：『平

地纔應一頃餘，閣欄都大似巢居。』（自注）：巴人都在山陂架木為居，自號閣欄頭。《種蒿苳》詩序：『堂下理小畦，

隔種一兩席許蒿苳。』知公初移夔州，棲息之所雖養雞種菜，而山腰客堂殊狹陋也。《客堂》詩曰：『尚

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上白帝城》詩曰：『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

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上白帝城二首》：『兵戈猶擁蜀，賦歛強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愁畏損神。』

《白帝城最高樓》：『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灩澦堆》：『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黠吏因封己，公才或守

雌。』《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干戈未甚息，綱紀正所持。』《白帝》：

『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禍亂相繼，民苦流離，而官

軍曹串弊，賦歛苛煩，疲憊更甚。憂世憂民，發自深心，由微婉譏刺而激楚悲壯，民所嗟怨，即公之心聲。

《示獠奴阿段》、《引水》、《信行遠修水筒》及《負薪行》、《最能行》等詩，尤見公與勞苦人民思想

感情之融合匯流。王嗣奭謂《負薪》、《最能》二詩為風俗惡薄而發，末引昭君、屈原為夔人解嘲之筆端

遊戲，是非真知少陵者。《雷》：《舊書》：六月，自春旱，是月庚子始雨。『吁嗟公私病，稅歛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上天鑠金石，群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熱三首》：『歎翕炎蒸景，飄鷁征戍人。十年可解甲，為爾一霑巾。』傷農事，慨征人，近聞黃卓諸□詩則紀史實，寫胸臆。子美之心無時不在君亦無時不在民也。秋，移居夔州之西閣。《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詩曰：『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越。』《江上》：『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中夜》詩曰：『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中宵》：『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西閣雨望》：『滂沱朱檻濕，萬慮倚簷楹。』《月圓》：『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西閣二首》：『層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經過澗碧柳，蕭瑟倚朱樓。』《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稍通綃幕霽，遠帶玉繩稀。』《不離西閣二首》：『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秋興》：『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西閣曝日》：『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流離木杪猿，翩躚山巔鶴。』知公所居西閣景物之勝，雖暮年久客，亦差堪自遣，而層軒朱檻，綺席綃幕，又與前居客堂迥不相同。《杜臆》謂公有厭居西閣意，失之。時柏茂林為夔州都督，公為作謝上表。《載歌絲綸》、《覽鏡呈柏中丞》、《陪柏中丞觀宴將士》等詩，均一時先後之作。《峽口》詩曰：『疲茶煩親故，諸侯數賜金。』公自注：『主人柏中丞，頻分月俸。』《課伐木》：『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蠆不敢毒。』《園官送菜》：『清晨送菜把，常荷地主恩。』《園人送瓜》：『柏公鎮夔

國，滯務茲一掃。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杜臆》謂：公與中丞素厚。是也。是年終歲居夔州。憂國憂民，殷懃篤至，由人民凋殘喪亂之傷痛，而發為血誠至性之篇章。韜鋒斂鐔，歔歔感慨，以至美惡不掩，悲壯激昂。《諸將》、《古迹》、《秋興》諸名篇，均是年之作。

大曆二年，丁未，（公元七六七年）公年五十五歲。

正月壬子朔，丁巳，密詔關內、河東副元帥郭子儀治兵討周智光。【二百六】甲子，以兵部侍郎張仲光為華州刺

史、潼關防禦使，大理卿敬括為同州刺史、長春宮等使。是日周智光帳下將斬智光，并子元耀、元幹三首，傳之以獻。（《唐書·代宗紀》）

杜甫年譜

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以收華州為名，帥所部兵大掠，自潼關至赤水，二百里間財富殆盡，官吏有衣紙或數日不食者。己巳置潼關鎮兵二千人。（《通鑑·唐紀》）

戊寅，敕：『同、華兩州，頃因盜據，民力凋殘，宜給復二年，一切蠲免。』（《唐書·代宗紀》）

壬申，分劍南置東川觀察使，鎮遂州。（《通鑑·唐紀》）

二月丙戌，郭子儀入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等，互置酒於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通鑑·

唐紀》）

四月，庚子，宰臣內侍魚朝恩，與吐蕃同盟於唐興寺。【二百八】（《舊書·代宗紀》）

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留後。（《通鑑·唐紀》）

六月戊戌，山南、劍南副元帥杜鴻漸自蜀入朝。壬寅，荊南節度使衛伯玉封陽城郡王。（《唐書·代宗紀》）

七月戊申朔，丙寅，以劍南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崔旰為劍南節度觀察等使，《舊書·崔寧傳》：大曆二年鴻漸歸朝，遂授寧西川節度使，恃地險人富，乃厚歛財富，結權貴，令弟寬留京師，元載及諸子有所欲，寬恣與之。遂州刺史杜濟為劍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舊書·代宗紀》）

丁卯，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窮極壯麗，費逾萬億。衛州進士高郢上書略曰：『今興……』（校按：後缺）

校訂

【一】公元七一三年 原作『公元一七三年』，按開元元年為公元七一三年，今乙正。

【二】《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原作『《奉贈鮮于京兆二十二韻》』，今據仇兆鰲《杜詩詳注》本（以下簡稱仇本）刪。

【三】四月張說為中書令，置麗正書院 《資治通鑑》載本年正月癸亥張說兼中書令，五月置麗正書院。

【四】懷、衛、鄭、汴、滑、濮大雨 自『七月灋水暴漲』至『死者千計』引自《唐會要》卷四十四《水災》，《唐會要》作『懷、惠、鄭、汴、滑、濮大雨』。

【五】十一月張說薨 按《唐會要》卷二十五《輟朝》：『開元十八年十二月左丞相燕國公張說薨。』

《舊唐書·玄宗紀》及卷九七《張說傳》所載同。『十一月』疑當作『十二月』。

【六】《哭韋之晉》 仇本題《哭韋大夫之晉》。

【七】《酬寇侍》 仇本題《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八】十一月宋璟致仕歸東都 《資治通鑑》載本年十月『戊子，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舊

唐書·玄宗紀》：『十一月戊子，尚書右丞相宋璟以年老請致仕，許之。』

【九】張九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原作『張九齡同中書門中平章事』，今據《新唐書·玄宗紀》改。

【十】玄宗注《老子》并修義疑八卷 按《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載開元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上注《老子》并修疏義八卷』，『義疑』疑當作『疏義』。

【十一】是年西京大明宮置集賢殿書院 開元二十四年大明宮置集賢（殿）書院事未詳。

【十二】七月以幾致措刑 《資治通鑑》本年七月載云『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

【十三】《上後園山腳》 仇本題《又上後園山腳》。

【十四】蓋嘉運大破突厥施於碎葉城 《資治通鑑》本年八月載云『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吐火仙』，

『厥』疑當作『騎』。

【十五】九月先隸突厥施諸部皆帥眾內附 同上，『厥』疑當作『騎』。

【十六】六月東都洛水溢，溺死者千餘人 《資治通鑑》本年秋七月載云：『乙亥，東都洛水溢，

溺死者千餘人。』《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九年載云：『秋七月乙卯，洛水汎漲，毀天津橋及上陽宮仗舍。洛、渭之間，廬舍坏，溺死者千餘人。』『六月』疑當作『七月』。

【十七】敢昭告於祖先 仇本作『敢昭告於先祖』。

【十八】是時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二十一 四庫全書本《資治通鑑》載同，中華書局版《資治通鑑》本年載云『是時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當作『三百三十一』為是。

【十九】《寄李白二十韻》 仇本題《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二〇】桑柘葉為雨 仇本作『桑柘葉如雨』。

【二一】清霜大潭凍 仇本作『清霜大澤凍』。

【二二】嘗從李白、高適過汴州 《新唐書》本傳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

【二三】《同李北海登歷下古城新亭》 仇本題《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二四】魯郡石門別公詩 該詩《李太白全集》及《全唐詩》題作《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二五】《皇甫淑妃神道碑》 仇本題《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二六】黃鶴云云 此段略述《補注杜詩·年譜辨疑》『天寶四載乙酉』年所云。

【二七】《東觀餘論》云云 此段略述《東觀餘論》所載《杜子美詩筆次序辨》條。按『則其立碑，

蓋在葬後十年』一句《東觀餘論》作『則其立碑在葬後六年』。

【二八】樂聖且傳盃 按《舊唐書·李適之傳》作『樂聖且銜盃』。

【二九】以領藻之士鄭虔，久被貶謫 《唐語林》卷二作『以領詞藻之士。滎陽鄭虔久被貶謫，是

歲始還京師……』。

【三〇】寒熱百日交相戰 仇本作『寒熱百日相交戰』。

【三一】幸得待制於集賢 仇本作『幸得奏賦，待罪於集賢』。

【三二】乃猥以臣名實相副 仇本作『仍猥以臣名實相副』，四庫全書本《補注杜詩·年譜辨疑》作『乃

猥以臣名實相副』。

【三三】十月幸華清宮 原作『十月幸清華宮』，今據《資治通鑑》本年所載乙正。

【三四】三夫人從車駕幸華清宮 原作『三夫人從車駕幸清華宮』，今據《資治通鑑》本年所載乙正。

【三五】四品五品六十疋 原作『四品五品六疋』，今據《舊唐書·玄宗紀》補。

【三六】翰又奏嚴挺之子 《資治通鑑》本年作『翰又奏嚴挺之子』。

【三七】祭玄冥大社祭門 原作『祭冥大社祭門』，今據《舊唐書·五行志》補。

【三八】《橋陵》 仇本題《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三九】又西北經杜下城 四庫全書本《遊城南記》作『又西北經下杜城』。

【四〇】《自京師赴奉先縣詠懷》 仇本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四一】《自京至奉仙詠懷五百字》 仇本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四二】回首望風飈 仇本作『回首向風飈』。

【四三】廣建寧王倓 《資治通鑑》本年作『建寧王倓』，『廣』字疑衍。

【四四】塞門鎮至北去鎮一百八十里 按《元和郡縣圖志》卷四云『塞門鎮在縣西北二十里，……』

蘆子關屬夏州，北去鎮一十八里』，『一百八十里』疑當為『一十八里』。

【四五】以左相韋見素為左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冕為右僕射 原標點為『以左相韋見素為

左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冕為右僕射』，《資治通鑑》中華書局本標點為『以左相韋見素為左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冕為右僕射』，按《舊唐書·肅宗紀》『以御史中丞裴冕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資治通鑑》中華書局本標點為是，今據改。

【四六】西效白露初 仇本作『西郊白露初』。

【四七】禁酤酒麥，依常式 此與武英殿本《舊唐書·肅宗紀》同，按中華書局點校本《舊唐書·肅宗紀》校為『禁酤酒，麥熟之後，任依常式』。

【四八】公身為拾遺 原作『公身為失遺』，當為『拾遺』，筆誤，今改正。

【四九】書枉滿城牋 仇本作『書枉滿懷牋』。

【五〇】華州至蘭田約八十里 檢四庫全書本《長安志》無此句。

【五一】《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飲散因為醉歌》 仇本題《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脫『宴』字。

【五二】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李揆為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琦并同平章事 原標點為『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李揆為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琦并同平章事』，《資治通鑑》中華書局本標點為『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李揆為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琦并同平章事』，《資治通鑑》中華書局本標點為是，今據改。

【五三】右羽林將軍李抱真為鄭州刺史 《舊唐書·肅宗紀》作『右羽林將軍李抱玉為鄭州刺史』，『李保真』疑當作『李抱玉』。

【五四】《通志》至趙叟所云 按此段是引《杜詩詳注》注《秦州雜詩二十首》『傳道東柯谷』一詩所云。原文為：『錢箋：《通志》：東柯谷在秦州東南五千（檢《錢注杜詩》，『千』當作『十』）里，杜甫有祠於此。宋栗亭令王知彰記云：工部棄官寓東柯谷姪佐之居。趙叟曰：《天水圖經》載秦州隴城縣，有杜工部故居，及其姪佐草堂，在東柯谷之南，麥積山端應寺上。』《秦州雜詩》仇本題《秦州雜詩二十首》。

【五五】《發同谷》 仇本引盧注詩原題《發同谷縣》。

【五六】《兩當縣吳十御江上宅》 仇本題《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五七】《同谷七首》 仇本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五八】頻來燕語定新巢 仇本作『頻來語燕定新巢』。

【五九】市橋官細柳 仇本作『市橋官柳細』。

【六〇】《簡王明府》 按下文所引詩句，『驥病』云云出自《敬簡王明府》，後『行李』云云出自《重簡王明府》。

【六一】辭第輔高義 仇本作『辭第輪高義』。

【六二】百年避地柴門迴 仇本作『百年地僻柴門迴』。

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

【六三】《謝嚴中丞送乳酒》 仇本題《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

【六四】《從事行》 該詩諸本有題《相從行》、《相從歌》、《相從行贈嚴二別駕》等，仇本引

《杜臆》謂當作《從事行贈嚴二別駕》。《從事行》為省稱。

【六五】兵戈奧關塞 仇本作『兵戈與關塞』。

【六六】掛席窮海島 仇本作『挂席窮海島』。

【六七】魏城 原作『魏成』，今據《舊唐書·地理志》改。

【六八】《泛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范郎中季明》 仇本題《泛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

【六九】《放歌行》 該詩又名《嚴氏溪放歌》。

【七〇】仇注云云 此段仇兆鰲注系於《客舊館》詩下。

【七一】《送崔翁下峽》 仇本題《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七二】《別馬巴州》 仇本題《奉寄別馬巴州》。

【七三】改蜀郡為成都府 原作『改蜀郡為都府』，今據《舊唐書·地理志》補。

【七四】當狗城 原作『狗當城』，今據《舊唐書·代宗紀》乙正。

【七五】王肯同載歸 仇本作『王肯載同歸』。

【七六】《別馬巴州》 仇本題《奉寄別馬巴州》。

【七七】結廬成都西郭 原作『結廬成都西閣』，今據《新唐書》本傳改。

【七八】會嚴武節度東西兩川 《新唐書》本傳作『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

【七九】檢校工部員外郎 原作『檢校工部員外郎』，『檢校工部員外郎』無此職，此筆誤，今改正。

【八〇】髦書稱於後代 《歷代名畫記》作『髦畫稱於後代』，『書』當作『畫』。

【八一】《晚秋陪嚴鄭公訶池泛舟》 仇本題《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

【八二】陽翟空知處 原作『翟陽空知處』，今據仇本乙正。

【八三】陽翟 原作『翟陽』，同上當作『陽翟』，今乙正。

【八四】一往陽翟 原作『一往翟陽』，據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廣德二年云，當作『一往陽翟』

今乙正。

【八五】永泰元年 原作『永泰元』，脫『年』字，今補。

【八六】集賢院待制 《資治通鑑》本年作『集賢殿待制』，《舊唐書·代宗紀》作『集賢院待詔』。

【八七】庚戌吐蕃遣使請和云云 此段與下文重，疑衍。

【八八】他穀稱是 《舊唐書·代宗紀》作『他穀食稱是』。

【八九】《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 仇本題《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九〇】《宴忠州使君宅》 仇本題《宴忠州使君姪宅》。

【九一】《題忠州龍興寺院壁》 仇本題《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九二】荊南、山南東道轉運 原作『荊、山南東道轉運』，今據《舊唐書·代宗紀》補。

【九三】自六月大雨 原作『自六大雨』，按中華書局點校本《舊唐書·代宗紀》作『自五月大雨』，武英殿本《舊唐書·代宗紀》作『自六月大雨』，脫『月』字，今補。

【九四】周智光專殺陝州監軍張志斌、前虢州刺史龐充，據華州謀叛 原標點為『周智光專殺陝州監軍張志斌，前虢州刺史龐充據華州謀叛』，按中華書局點校本《舊唐書·代宗紀》標點為『周智光專殺陝州監軍張志斌、前虢州刺史龐充，據華州謀叛』，今據改。

【九五】《水閣朝霽》 據前所云，此為《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省稱。

【九六】《移居夔州》 仇本題《移居夔州作》，《全唐詩》本題《移居夔州郭》。

【九七】元稹《通州》 《元稹集》原題《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

【九八】巴人都在山陂架木為居 《元稹集》作『巴人多在山陂架木為居』。

【九九】《秋興》 仇本題《秋興八首》。

【一百】《載歌絲綸》 仇本題《覽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

【一百一】《陪栢中丞觀宴將士》 仇本題《陪栢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一百二】《峽口》 仇本題《峽口二首》。

【一百三】《諸將》 仇本題《諸將五首》。

【一百四】《古跡》 仇本題《詠懷古跡五首》。

【一百五】《秋興》 仇本題《秋興八首》。

【一百六】丁巳 原作『丁己』，干支無『丁己』，今據《舊唐書·代宗紀》改。

【一百七】周智光 原作『周治光』，按上下文皆作『周智光』，此筆誤，今改正。

【一百八】與吐蕃同盟於唐興寺 此與武英殿本《舊唐書·代宗紀》同，按中華書局點校本《舊唐書·

代宗紀》

作『與吐蕃同盟於興唐寺』，又《資治通鑑》本年亦云『命宰相、魚朝恩與吐蕃盟于興唐寺』，『唐興寺』當作『興唐寺』。

參考書目

《杜詩詳注》

(清) 仇兆鰲注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錢注杜詩》

(清) 錢謙益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

《杜詩鏡銓》

(清) 楊倫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杜臆》

(明) 王嗣奭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讀杜心解》

(清) 浦起龍箋注

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版

《杜工部詩集輯注》

(清) 朱鶴齡輯注

河北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

《全唐詩》

(清) 彭定求等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影印版

《全唐文》

(清) 董誥等編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全唐文補遺》

吳鋼主編

三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

《舊唐書》

(後晉) 劉昫等撰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點校本

《舊唐書》

(後晉) 劉昫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書店一九八六年影印武英殿本

(系於兩社編《二十五史》)

《新唐書》

(宋) 歐陽修等撰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點校本

- 《資治通鑑》 (宋) 司馬光編著 (元) 胡三省音注 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版
- 《唐會要》 (宋) 王溥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
- 《通典》 (唐) 杜佑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 《文獻通考》 (元) 馬端臨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
- 《藝文類聚》 (唐) 歐陽詢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 《元和郡縣圖志》 (唐) 李吉甫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 《元豐九域志》 (宋) 王存等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 《輿地紀勝》 (宋) 王象之撰 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版
- 《唐語林》 (宋) 王讜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 《歷代名畫記》 (唐) 張彥遠撰 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 《東觀餘論》 (宋) 黃伯思撰 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
- 《李太白全集》 (清) 王琦注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
- 《元稹集》 (唐) 元稹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
- 《唐詩紀事》 (宋) 計有功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
- 《唐詩雜論》 聞一多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附錄

謁工部草堂

劉文典

杜甫年譜

李杜文章百世師，今朝來拜少陵祠。

松篁想像行吟處，雲物依稀繫夢思。

濯錦江頭春宛宛，浣花溪畔日遲遲。

漢唐陵闕皆零落，唯有茅齋似昔時。

關於劉文典先生之《杜甫年譜》

劉堯民

一九五五年，我系在學校統一領導下，展開科學研究工作，定出計畫。劉文典先生之《杜甫年譜》即全系科研計畫之一。因此項工作艱巨，特請學校調體育組職員莊永華同志到中文系，協助劉文典先生工作。莊對古典文學，略有基礎，擔任此項工作，差可勝任。並闢靜室一間，備置應用書籍，以便檢閱研討。自一九五五年下年度開始工作。莊在劉文典先生指導之下，搜集資料，抄錄稿件，劉先生口授，莊則筆錄。至一九五七年中，三閱寒暑，積稿盈寸。據莊云：每告一段落，即送劉文典先生家，請先生審閱。陸續送交稿件，前後約一百餘頁。中間因教學任務及其他社會活動，時作時輟。至一九五七年六月以後，各項運動展開，遂爾擱筆，迄未脫稿。近聞莊送交先生家之《年譜》稿本，于一九五八年先生易簀時遺失，遍尋未獲。幸莊錄有副本，藏於系資料室。曾於今年四月間紀念杜甫時，交圖書館陳列展覽。此雖未完之稿，亦先生數年心血之結晶。人之云亡，遺跡猶新！撫今思昔，曷勝黯然！為能付諸剞劂，獲與世見，亦足以慰前修而惠來學。因將此稿檢出，並略述經過。

一九六二年六月廿日

後記

《杜甫年譜》是國學大師劉文典先生留給世人的最後一部著作，篇幅不大，僅數萬言，是先生長期著力研究和講授杜甫的集大成之作，其聲名早已遠播學界。

有關這部書的撰寫過程及書稿的流轉情況，劉堯民先生已在文中作過陳述。這裡要特別說明的是，書稿正本丟失後，副本殘本亦幾經輾轉，最後由先生的弟子吳進仁教授精心保存，這才有今日面世的驚喜。我們感謝吳先生，祝福吳先生。在本書出版之際還要向劉平章先生、劉大偉先生、尹傑先生及劉興育先生等表達謝意。

杜甫年譜

書稿的整理工作，先是由段炳昌教授、楊園博士和我共同研究方案，確定原則和方法，楊園具體實施校訂，再對校訂稿進行討論定稿。楊園用功甚勤，出力尤多，當載記之，但若有差錯，則由我們集體負責。校訂中主要以他書校原稿，所據他書多為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社版本。原稿有明顯誤處，則出校並改正；與他書有異但未可確定正誤者，出校但不更改原文。原稿為豎排繁體抄本，依舊排列。正文中原有小字夾註，雙行排列，現改為單行。原稿中的異體字改為正體字，如『回紇』原稿多寫作『迴紇』，統一改為『回紇』。原稿詩文名多用簡稱，或多省字，為方便檢索查對，校訂時主要依據仇兆鰲《杜詩詳注》校出完整詩文名，不更動原文；若有與杜詩其他版本吻合而與仇注本有異者，則不校出。在原稿中有貼紙及

頁眉補文，依其位置，以頁下注形式注出，並作說明。凡此種種，盡力使其完備規範。

一部著作，一部大師的著作，在作者身後五十餘年才得以問世，且非『全本』，其間經歷或許又會成為傳奇。我們盼望其殘缺部分（包括序文）的重現，期待讀者諸君對校訂整理工作的批評指正。通過我們共同努力，出版優質本子，乃是對先生最好的紀念。

張昌山 謹識

二〇一二年十月

于雲南大學會澤院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MyMzA4NTMuemlw",
  "filename_decoded": "13230853.zip",
  "filesize": 22605264,
  "md5": "c3285558d836ed47eb5a18ae23d36320",
  "header_md5": "e56ee5551278ef1b840238e2a822c1eb",
  "sha1": "2fe5ab2e9e9317f73cd98baa13b09529ed7104c6",
  "sha256": "c2a6ebae8d3e6c424dcf93ce5d3ba10a0237a6448937d450f702295dcba29dd3",
  "crc32": 3884182295,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6767596,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12,
  "pdg_main_pages_max": 112,
  "total_pages": 117,
  "total_pixels": 66962620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